

資治通鑑綱目

正編
二下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37	
冊數	107 (15)		
函號	別	6	1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二

下冊

明史官陳仁錫評閱

國勢

丁亥三十三年略取南越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

謫徙民五十萬戍之

考異

提要無謫徙已下八字

集覽

桂林

漢武以其地置鬱林郡南海郡漢南海郡即秦故郡也今廣州南海縣象郡漢武更名日南郡

質實

一統志云桂林秦之郡名本古百粵之地秦置郡漢廢之以其地改屬零陵蒼梧二

郡三國吳置始安郡屬荊州晉屬廣州梁兼置桂州隋復置始安郡唐復為桂州治臨桂縣至

通鑑綱目

卷之二 秦始皇帝二十三年

三

正編

通鑑綱目 卷之二
德間改爲建陵郡光化間陞爲靜江軍節度五代時屬南漢宋初仍爲桂州後陞靜江府元置靜江路 本朝改爲桂林府隸廣西道南海秦之郡名春秋爲南越之地秦於此置郡後爲趙佗所據漢討平之復爲南海郡屬交州刺史東漢末遷交州治番禺三國吳又遷交州治龍編而於此置廣州梁陳並置都督府隋置總管府後改廣州曰番州大業初又改南海郡唐復置廣州總管府陞大都督府天寶初改州爲南海郡乾元初復爲廣州唐末置清海軍節度宋爲廣州清海軍大觀中陞爲帥府元置廣州路本朝改爲廣州府隸廣東道象郡愚按此郡古南粵之地秦初置之漢武析爲交趾九真日南合浦等郡自漢晉隋唐宋元至於我朝歷代

建置沿革不一難以枚舉今廉州雷州等府及安南占城等國皆其故地載攷一統之志俱無專指之處如廉州雷州等府只云秦爲象郡地安南占城等國只言屬象郡以此觀之何由知其故蹟是以不敢妄爲臆說以惑世之觀者倘因高明教焉謹當備而錄補之

發諸嘗逋亡人及贅壻賈人爲兵畧取南越陸梁地置三郡以謫徙民五十萬戍五嶺

集覽

贅壻徐廣曰男無聘財以身自質於妻家曰贅索隱曰壻如人身之朮贅是餘

剩之物陸梁地如淳曰在江南正義曰嶺南人多處山陸間其性强梁故曰陸梁五嶺裴潛廣州記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嶺又陸德明南康記臺嶺今名大庾嶺桂陽

騎田嶺九真都龐嶺臨賀萌浩嶺始安越城嶺唐書注云大庾嶺在虔州永明嶺白芒嶺在道州臘嶺在郴州臨源嶺在桂州各有小異

書法

徒豪傑咸陽不書十二萬此書五十萬何為謫徙書也謫徙之民至五十

萬刑濫可知矣故特書之

蒙恬收河南地築長城

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暴師於外十餘年恬常居上郡統治之

集覽

河南地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臨洮縣臨洮水故名

臨洮屬隴西郡西魏改岷州隋唐改臨洮郡宋改西和州洮音滔

撫實

一統志云

臨洮秦之縣名屬隴西郡本古西羌之地漢晉俱因之西魏始置岷州及同和郡隋州郡俱廢以其地入臨洮郡後復置岷州唐因之天寶初改和政郡乾元初復為岷州治溢樂縣後陷於吐蕃宋收復祐川縣置岷州紹興初徙治長道縣之白石鎮改曰西和州屬利州路元於祐川縣境復置岷州屬吐蕃等處宣慰都元帥府本朝置岷州衛軍民指揮使司直隸陝西道都司

書法

譏私且勞民也書長城始此終綱目書長城十是年宋癸亥年魏梁癸亥

年東魏梁壬申年乙亥年丙子年高齊三書辛丑年乙巳年大業二年四年隋四書高齊重城不與焉枳關長城不書不與焉梁丁丑年癸未年

天象

彗星見

書法

書記異也自是國無他變間三歲而始皇死天下亂是故秦之將興也彗見之周顯王八年其將亂也彗復見之蓋以彗始終焉通鑑是歲不書彗見而綱目特書之其旨深矣

子 戊

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

士氣

已窺二世消息

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進頌曰陛下神聖平定海內以諸侯為郡縣無戰爭之患上古所不及始皇悅博士淳于越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四海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恒六卿之臣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言五帝不相復三代之不相襲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

黨字李斯
說起

通鑑綱目

卷之二

七

異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請守尉雜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欲學法令

集覽

僕射漢官儀云僕射秦官顏師古曰

僕主也射本如字讀古者重武事每官必有主射課督之故名焉今射音夜蓋關中語轉為此音耳漢獻帝分置左右僕射唐置左右匡正又改左右相田恒齊之世卿也簡公為恒所弑又二世至康公恒曾孫和遷康公於海濱卒有齊國是為威王六卿注見周威烈

王二十三年心非或讀非曰誹棄市索隱曰按禮云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故今律謂絞刑為棄也黥為城旦黥墨刑也注見周顯王十年如淳曰律說論決為髡鉗輸邊築長城晝旦司寇虜夜暮築長城旦四歲刑

巳丑 三十五年除直道

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集覽除直道

塹山堙谷千八百里數年不就括地志云秦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道九原在勝州榆林縣西界括地志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今豐州是抵雲陽抵至也括

豐州昔倦

直道綱目

秦始皇帝三十五年

正編

正編

答今挿首
所據

通鑑綱目

卷之二

十一

地志云今京兆雲陽縣徐廣曰表云道九原通甘泉質實一統志云九原秦之縣各屬五原郡隋初改為豐州後改為太原郡唐復為豐州或為九原郡尋廢之故城在大同府城西北四百二十里雲陽秦之縣名屬京兆尹漢改屬左馮翊晉宋因之唐廢焉故城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七十里

營朝宮作前殿阿房

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宮延小乃營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山巔以為

此王剪蕭
何所以全
其身也

闕複道渡渭屬之咸陽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驪山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盧生說始皇為微行以辟惡鬼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始可得也始皇乃令咸陽旁三百里內宮觀複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按署不移徙所行幸有言其處者死嘗從梁山宮望見丞相車騎眾弗善也或告丞相丞相損之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捕時在旁者盡殺之是後莫知行之所在羣臣受決事者悉於咸陽宮集覽阿房初秦惠文王作宮阿基恢三百餘里房一作旁或讀如房室之房阿曲也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一說大陵曰阿言

通鑑綱目

卷之二

秦始皇帝三十五年

七

正編

殿高若於阿上為房正義曰房白郎反括地志云阿房宮亦曰阿城在雍州長安西北二十四里宮在上林苑中雍州郭城西南面即阿房宮城東面也顏師古曰阿近也以去咸陽近故號焉索隱曰此以其形名宮也言其宮四阿旁廣也隱宮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正義曰餘刑見於市朝宮刑一百日隱於蔭室養之乃可故曰隱宮下蠶室是也徒刑徒奴役也以罪供徭作分作阿房驪山史記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索隱曰驪山在雍州新豐南古驪戎國驪舊音黎徐廣曰音力知反微行張晏曰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宮觀宮至尊所居之稱也觀猶象魏闕也古者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

表宮門登之則可徧觀故謂之觀

正誤

微行今按說文微隱行也

撫

一

志云阿房宮名在西安府咸陽縣東二十五里秦始皇建於渭南上林苑中驪山在西安府臨潼縣東南二里因驪戎所居故名山之麓溫泉所出唐玄宗更名昭應上有老母廟山左肩曰東繡嶺右肩曰西繡嶺梁山宮在西安府永壽縣南八十里秦始皇建宮城皆文石亦名織錦城又始皇遊梁山宮見丞相李斯車騎眾即此

院諸生四百六十餘人使長子扶蘇監蒙恬軍

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諸生或為妖言以亂黔首使御史按

問之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阮之咸陽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以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北監蒙恬軍於上郡

書法

秦所以亡以立少子胡亥也胡亥所以在外以諫阮儒生也然則秦亡之禍自阮儒始天道亦昭昭哉綱目著秦亡之本以為後世戒故特書長子

發明

詩書非可燒也而燒之諸生非可阮也而阮之天醜其為滅亡著矣故繼書使長子扶蘇監蒙恬軍以見扶蘇因諫而逐所以著其自取滅亡之實使扶蘇尚

庚寅

三十六年隕石東郡

集覽

東郡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

在左右則趙高邪謀胡亥襲位之事何自而萌哉下書隕石東郡及載所刻之語天誅之意尤明而乃盡殺石旁居人庸可免乎

有隕石于東郡或刻之曰始皇死而地分使御史逐問莫服盡誅石旁居人燔其石

書法

曹魏之世張掖涌石文曰大討曹漢後主建興十三年而魏不久亡於是或刻之曰始皇死而地分則人力也越明年而言亦驗蓋雖人力而有相之道矣終綱目書隕石十二是年漢武帝征和四年元帝建昭元年成帝建始四年陽朔三年

鴻嘉二年、元延四年、哀帝建平元年再書、平帝元始二年、殤帝延平元年、桓帝延熙

年、七

辛卯三十七年冬十月帝東巡至雲夢祀虞舜上

會稽祭大禹立石頌德秋七月至沙丘崩丞相

李斯宦者趙高矯遺詔立少子胡亥為太子殺

扶蘇蒙恬還至咸陽胡亥襲位九月葬驪山

異提要無立石頌德矯遺詔七字扶蘇下有及字

丞相宦者同稱羞朝廷辱當世

十月、始皇東巡、少子胡亥、丞相李斯、從至雲
夢、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渡海渚、過丹
陽、至錢塘、渡浙江、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
立石頌德、北至琅邪之罘、西至平原津而病、
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病益甚、乃令
中車府令行符璽事趙高、為書賜扶蘇曰、與
喪會咸陽而葬、未付使者、七月、始皇崩於沙
丘、秘不發喪、棺載輜涼車中、所至上食奏事
如故、獨胡亥、趙高與幸宦者五六人知之、初
始皇尊寵蒙氏、恬任外將、毅常居中參謀、議
名為忠信、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強力
通獄法、以為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嘗有
罪、使毅治之、當死、始皇赦之、高既雅得幸於
胡亥、又怨蒙氏、乃與胡亥謀、詐以始皇命誅

與斯謀是飾詞

死之入矣
日受者

扶蘇而立胡亥為太子，胡亥然之。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成。」乃見李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材能智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孰與蒙恬？」斯曰：「皆不及也。」高曰：「長子即位，必用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明矣。」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為嗣，願君審計而定之。斯以為然，乃相與矯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數以不能立功，數上書誹謗怨望，而恬不矯正，皆賜死。扶蘇發書泣，欲自殺。恬曰：「陛下使臣將三十萬眾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安知其非詐？復請而死，未暮也。」扶蘇曰：「父賜子

賢

死，尚安復請？即自殺。恬不肯死，繫諸陽周，更置李斯舍人為護軍，還報。胡亥欲釋恬，會殺出禱山川，還。高曰：「先帝欲立太子久矣，而毅以為不可，乃繫諸代，遂從井陘九原直道，至咸陽發喪。胡亥襲位，是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帝於驪山下，錮三泉，奇器珍物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工匠為機者，皆閉之墓中。二世欲遂殺蒙恬兄弟，兄子子嬰諫曰：「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一旦棄之，而立無節行之人，是使羣臣不相信，而鬪士之意離也。」弗聽。恬曰：「吾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倍畔，然自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

史記卷六十七 秦始皇本紀三十七年 正編

也。乃吞藥自殺。司馬公曰：秦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為之使其不仁，可知矣。然明於為人臣之義，雖無辜見誅，能守死不貳，斯亦足稱也。

集覽 雲夢禹貢蔡氏傳曰：雲夢澤名禮夏官職方氏荊州其澤藪曰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也。索隱曰：雲夢是二澤，名人以二澤相近或合稱雲夢耳。左傳桓四年邾夫人使棄諸夢中，言夢而不言雲。定四年楚子濟江入于雲中，言雲而不言夢。正與禹貢合。漢陽圖經云：雲在江北，今玉沙監利景陵等縣是。夢在江南，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是也。今德安府有雲夢縣。九疑山在零陵蒼梧之間，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遊者疑焉。故曰九疑。按九

峯一朱明二石城三石樓四娥皇五舜源六女英七蕭韻八桂林九梓林太史公曰：舜南巡狩死於蒼梧之野，歸葬江南之九疑。皇覽云：舜冢在零陵郡營浦縣。海渚：始皇本紀注括地志云：在舒州同安縣東。正義曰：按舒在江中，疑海字誤。愚謂古舒州去江西北百二十里云：在江中亦非。丹陽：始皇本紀注括地志云：丹陽郡故在潤州江寧縣東南。秦以為鄣郡。浙江：韋昭曰：在錢塘南。浙音折。晉灼音逝，非也。蓋其流東至會稽山陰縣而西折，故吳會之地，因以稱浙。莊子所謂淞河，即其水也。淞浙聲相近。會稽：晉灼曰：會稽山本名茅山。禹巡天下，登茅山，會諸侯計功，因名會稽。會計，稽考也。秦置郡，山在今越州會稽縣東。

南十二里平原津平原地名水經云濁河東北過高唐按高唐即平原在河西漢置平原郡屬青州今德州是中車府令行符璽事車府令秦官伏儼曰主乘輿路車兼行符璽令事輻涼車文穎曰卧車也後因載喪飾以柳翳遂為喪車之屬涼一作輶孟康曰輶輶本輜重之車謂之庫車有總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輶輶通侯應劭曰舊曰徹侯徹通也言其上通王室也史避漢武諱故曰通侯又改曰列侯陽周徐廣曰縣屬上郡正義曰今寧州羅川縣漢陽周縣也錮三泉徐廣曰錮鑄塞也顏師古曰三泉三重之泉也徙藏滿之劉伯莊曰徙府藏之物以充滿冢中也從死杜預曰以人葬為殉也秦法君葬以

人從死至獻公元年始除此法

質實

一統志云雲夢澤名在德安府安陸縣南五十

里史記司馬相如傳云楚有七澤其小者名雲夢方九百里左傳云邾子之女棄子於夢中又云楚子濟江入雲中禹貢曰雲土夢作又是雲夢本二澤雙舉曰雲夢九疑山在永州府寧遠縣南六十里晉郭璞云其山九谿皆相似或云九峯參差互相隱映望而疑之故名峯各有一水四水流灌於南海五水北注於洞庭丹陽秦之縣名屬鄣郡漢初屬會稽郡後屬吳郡晉屬毘陵郡後廢之梁復置改屬蘭陵郡隋初陞為簡州唐初廢之復置丹陽縣宋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鎮江府錢塘秦之縣名屬會稽郡漢為會稽西部都

尉治所東漢縣省晉復置屬吳郡陳於此置
 錢塘郡隋為杭州治唐改唐為塘宋元仍舊
 本朝因之改屬杭州府浙江在杭州府城東
 三里舊志出歙縣玉山其水經建德合婺溪
 過富春為浙江入于海江口有山居江中潮
 水投山十折而曲故云浙江盧肇曰浙者折
 也蓋取潮水出海屈折倒流也會稽山名在
 紹興府城東南一十二里揚州之鎮山也史
 記注禹到大越上苗山爵有德封有功更名
 會稽山海經曰會稽山上多金玉下多瑛石
 白玉土經云山周迴三百五十里有陽明洞
 一名極玄太元之天即三十六洞天之第十
 一也平原秦邑名屬齊郡漢置平原縣為平
 原郡治所東漢改郡為國後魏徙郡治聊城

而於縣置東青州尋廢州以縣屬安德郡隋
 屬冀州尋改屬德州唐屬齊州尋復舊屬五
 代宋金元俱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濟南府
 沙丘臺名注見周赧王十七年陽周古地名
 春秋時為義渠所居地戰國時屬秦漢置陽
 周縣屬上郡後魏於此置泥陽惠涉二護軍
 後置陽周郡隋改為羅川縣屬寧州唐天寶
 初於此獲玉真人像復更名真寧縣宋金元
 俱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慶
 陽府故城在縣北三十五里

書法

始皇於是六書刻石矣好大自伐未
 有甚於始皇者也然則前不書頌德
 此則曷為書之譏也書德則何以為譏立
 石於會稽是欲與禹較德也故特書譏之

○賀善贊曰：始皇自并天下以來，所書二十一事。書更號書，除謚書，改正書，封禪書，刻石志，自伐也。書銷兵器，徒豪華，築書壞城郭，決隄防，書築長城，書黔首，自實田，志自私也。三書築宮，再書治道，志土木也。書伐匈奴，取南越地，志窮黷也。五書巡游，志游觀也。書焚詩書，書院諸生，志狂悖也。書彗見，書隕石，志殃罰也。自更號至此，無一善足以裕後昆者，再世而亡，晚矣。○謀矯立者，趙高也，曷為首李斯？斯相也，故首罪之。前書矯立胡亥為太子，則下書太子即位者，恒也。其止曰：胡亥何不予胡亥之為太子也？故書襲位。若曰：襲而取之，云耳。綱目書襲位，胡亥一人而已矣。書宦者始此。

書遺詔始此。終綱目書受遺詔六：漢武帝後元二年、宣帝黃龍元年、後主建興元年、晉元帝永昌元年、明帝太寧三年、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舍是無書矯者矣。

發明 矯立之謀發於趙高，而首書李斯者，斯為大臣，國柄在手，不當徇宦者之請。故首惡必歸於斯也。胡亥之立，必書少子既為太子，不書即位。特曰：胡亥襲位者，不予其矯詔自立也。夫秦固不足道也，詳而書之，不沒其實。姑以示亂亡之禍，遺臭萬世而已。

壬辰

二世皇帝

元年

楚

隱王陳勝元

趙

王武臣元

齊

王田儉元

魏

王韓廣元

魏

王

正編

王咎元年○**是**

歲建國凡五

考異 按凡例分注楚隱王陳勝五字當朱注趙齊燕魏國

名亦朱注皆當易以白字圈下總冬十月大赦結是歲建國凡五亦當用白字

○春帝東行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還○夏

四月殺諸公子公主

二世謂趙高曰吾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然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柰何高曰嚴法刻刑誅

滅大臣宗室收舉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故臣更置所親信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乃更為法律益務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鞫治之公子十二人僂死咸陽市十公主死於杜囚公子將閭於內宮將殺之將閭仰而呼天拔劍自殺宗室震恐公子高欲犇不敢乃上書請從死先帝得葬驪山之足二世大說以示趙高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集覽** 死於杜死與謀二世可之賜錢以葬**磔**通陟格反謂裂其支體而殺之也杜在長安東南地理志扶風有杜縣周杜伯國漢宣葬此更名杜陵正義曰杜徒古反即綿詩所謂自土漆沮杜與土音相近



復作阿房宮

復作阿房宮，徵材士五萬人為衛，狗馬禽獸當食者多，調郡縣轉輸菽粟芻稿，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

集覽

材士，材官，蹶張之士。注見漢文帝後二年。

書法

書復何譏不變也。前書作前殿阿房矣。於是書復作用民甚矣，故下書勝

廣先書復作所以著亂始也。終綱目宮殿書復者二，秦不恤民怨，則書復作阿房宮。魏不畏天怒，則書復立崇華殿。漢後主建興十三年皆罪其不知變也。

秋七月楚人陳勝吳廣起兵於蘄，勝自立為楚

王以廣為假王擊滎陽

是時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皆斬，勝、廣因天下之愁，怨乃殺將尉，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失期當斬，假令母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眾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壇而盟，稱大楚，攻大澤鄉，拔之，攻蕪，蕪下，徇蕪以東，行收兵。比至陳，卒數萬人，入據之。大梁張耳、陳餘詣門上謁，勝素聞其賢，大喜，豪桀父老請立勝為楚王，勝以問耳餘，耳餘對曰：秦為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

不正

交

通鑑綱目

卷之二 秦二世皇帝元年

天

正編

能

不正

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強。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不聽。遂自立為王。號張楚。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之。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至者曰。羣盜鼠竊。偷郡守尉。方捕逐。今盡得。不足憂也。乃悅。勝以廣為假王。監諸將擊滎陽。

集覽 發閭左。言居閭里之左也。秦時復除者居閭左。今力役煩。在閭左者盡發之也。一說所在以富強為右。貧弱為左。秦役戍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者而發之也。戍者屯兵而守也。**漁陽**注見秦王政三年。天澤

鄉。徐廣曰。在沛郡蘄縣。陽城人陳勝。索隱曰。韋昭曰。陽城屬潁川。地理志屬汝南。不同者蓋舊屬汝南也。史遷云。今為汝陰。後又分隸潁川。韋昭據以為說。故不同。正義曰。即河南陽城縣也。陳勝字涉。勝音升。陽夏人。吳廣。索隱曰。夏音賈。陽屬淮陽。後屬陳。括地志云。陳州大康城。本漢陽賈縣也。吳廣字叔。將尉索隱曰。尉官名。漢舊儀云。大縣三人。其尉將屯九百人。故稱將尉。假令毋斬。言假使幸得。不見斬也。陳涉世家作藉。第令毋斬。注藉。子夜反。假也。第且也。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公子。扶蘇。始皇長子也。今聞無罪。而二世殺之。百姓未知其死。項燕楚之良將也。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故詐自稱扶蘇。項燕。以為天下倡。

宿州縣李奇曰徇畧也如淳曰徇音撫徇之
 徇徇其人民也與眾黨與眾多也張楚李奇
 曰欲張大楚國故稱張楚也假王假兼攝也
 一統志云大澤鄉在徐州豐縣北六里
 質實陽城秦之縣名屬泗水郡漢屬汝南郡
 東漢為岑彭封邑三國魏廢之故城在鳳陽
 府宿州南陽夏秦之縣名屬淮陽郡漢屬淮
 陽國東漢屬陳國晉屬梁國後魏置陽夏郡
 隋改縣曰太康屬匡城郡後復置陽夏郡改
 縣曰匡城縣隋末廢唐初復置屬陳州五代
 梁屬開封府宋宣和初屬拱州金屬開封府
 元屬汴梁路本朝因之屬開封府蕪秦之
 縣名屬泗水郡漢屬沛郡晉屬譙郡後廢之

故城在鳳陽府宿
 州南四十六里

楚遣諸將徇趙魏以周文為將軍將兵伐秦至

戲秦遣少府章邯拒之楚軍敗走

張耳陳餘復請奇兵畧趙地勝以所善陳人
 武臣為將軍耳餘為較尉予卒三千人徇趙
 又令魏人周市徇魏聞周文陳之賢人習兵
 使西擊秦武臣等從白馬渡河收兵得數萬
 人號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
 擊范陽范陽蒯徹說曰范陽令徐公畏死欲
 降君毋以為秦所置吏誅殺而以侯印授之
 則燕趙諸城可毋戰而降矣從之不戰而下

能

亦止救驪
山徒耳非
應死者

者三十餘城。涉既遣周文，有輕秦之意，不復
設備。博士孔鮒曰：臣聞兵法，不恃敵之不我
攻，恃吾之不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
而不振，悔無及也。不聽。文行收兵，車千乘，率
數十萬，至戲軍焉。二世乃大驚，少府章邯請
赦驪山徒，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文走，鮒子
順之。**集覽**周文，文穎曰：即周章也。應劭曰：章
子也。城有涿河，朝李河，合范河，東流入海，故名范
陽。唐置涿州。蒯徹，漢書避武帝諱，改徹曰通。
言周文就道上收兵也。陳涉世家作西擊行
收兵北至關，卓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至
戲而停軍也。應劭曰：戲，弘農湖西界。文穎曰：

戲在新豐東二十里。戲亭，北述征記云：戲水
自驪山馮公谷北流，歷戲亭，東入渭。按今其
水東惟有戲驛存焉。漢書項籍傳：羽至戲西，
鴻門劉伯莊注：古文戲讀曰麾。又諸侯兵罷
戲下，各就國。顏師古注：戲謂軍之旌麾也。史
記注：索隱曰：戲音羲，水名也。下者如言許下
洛下然也。按上文羽至戲西，鴻門是羽初停
軍於戲水，今言諸侯兵罷戲下，是各受封邑
號令訖，自戲下各就國，何須借古字以為旌
麾之下乎？師古伯莊說皆非。少府，秦官，應劭
曰：掌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以給
私養，自別為藏，少小也，故稱少府。**質實**
志云：白馬津，名注見漢高帝三年。范陽，古地
名，以范水居涿水之南，東流入海，故名。春秋

戰國皆屬燕之涿邑秦屬上谷郡漢置涿郡
 曹魏改為范陽郡晉改為范陽國後魏復為
 范陽郡隋為涿郡唐初廢郡為范陽縣屬幽
 州大曆中又於縣置涿州遼置永泰軍宋改
 涿水郡金復為涿州元陞涿州路尋為涿州
 本朝以范陽縣省入改屬順天府戲亭在西
 安府新豐縣即周幽王舉烽燧徵諸侯以悅
 褒姒處戲水在西安府臨潼縣東三十里源
 出驪山鴻谷東北
 流經戲亭入渭

書法

勝廣耳得書起兵何惡秦也天下皆
 秦矣何以書楚人不予秦之滅六國
 也故起兵者各紀其舊國書舊國則起兵
 為義師矣然則此秦篇也書入寇可矣書

伐秦何據周紀書入寇不書寇周夷秦於
 楚也自是秦有事必書秦則與列國無異
 矣夷秦於列國而大書其紀年何也世統
 也是故綱目之紀年也苟正統雖夷秦於
 列國而不得大書非正統則孝惠子雖
 書少帝而不得大書故曰統正於下而
 人道
 定矣

發明

勝廣崛起草莽本不足以國書而書
 之曰楚若大國然者尊楚所以惡秦
 也又書以周文為將軍將兵
 伐秦書伐則秦之罪著矣

八月楚將武臣至趙自立為趙王。

張耳陳餘聞諸將為陳王狗地者多以讒毀
 誅乃說武信君自立為趙王勝大怒欲族其
 家柱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信君等家
 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
 秦勝從其計耳餘曰楚特以計賀王已滅秦
 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而北狗燕代南收
 河內以自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不勝秦
 必重趙趙乘秦楚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
 王從之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畧
 燕李良畧常山張廩畧上黨
 音義曰房君姓蔡名賜上蔡人為上柱國索
 隱曰爵之於房邑因號房君正義曰豫州吳
 房縣本
 質實 一統志云房本春秋房子之國
 房子國 漢為吳房縣屬汝南郡後魏改

集覽

柱國房君漢書

遂寧縣屬襄城郡隋復為吳房縣屬汝南郡
 唐貞觀初縣廢尋復置蔡州元和中改遂平
 縣屬唐州長慶初還屬蔡州宋金仍舊元初
 省入汝陽大德間復置屬汝寧府 本朝因
 之仍舊
 屬焉

九月楚人劉邦起兵於沛自立為沛公

主德 兵

沛人劉邦字季隆準龍顏愛人喜施意豁如
 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初為泗上亭
 長單父人呂公奇其狀貌以女妻之為縣送
 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
 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
 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季被酒夜

善藏其用

能

先安民心

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之有老嫗哭
 曰吾子白帝子也今為赤帝子所殺因忽不
 見季亡匿芒碭山中沛令欲應陳涉主吏蕭
 何曹參曰君為秦吏今背之恐子弟不聽願
 召諸亡在外者以劫眾乃召劉季季之眾已
 數十百人矣令悔閉城季乃書帛射城上遺
 沛父老為陳利害父老乃率子弟殺令迎季
 立以為沛公蕭曹為收子弟得二三千人以
 應諸侯旗

集覽 沛人漢高本紀作沛豐邑人
 注李斐曰沛小沛也今徐州
 縣孟康曰後沛為郡豐為縣索隱曰漢改泗
 水為沛郡治相城故李以沛為小沛隆準龍
 顏應劭曰隆高也準音拙頰權準也顏額額
 也謂之龍顏見其非凡文穎曰準鼻也音準

的之準索隱曰始皇蜂目長準蓋謂鼻高起
 也文穎說是泗上亭長亭者停留行旅宿食
 處猶今之館驛也秦法十里一亭亭置長主
 督盜賊泗水亭在沛縣東百步單父人呂公
 漢書音義曰濟陰單父縣音善甫今縣屬濟
 寧路單州索隱曰呂公史失其名故但舉其
 姓而言公據漢舊儀呂公汝南新蔡人又相
 經云魏人也名文字叔平送徒驪山應劭曰
 時始皇葬驪山郡縣皆送徒士役作被酒顏
 師古曰為酒所加被也夜徑澤中顏師古曰
 徑小道也從小道而行過於澤中索隱曰廣
 雅云徑斜過也舊音經芒碭山中蘇林曰碭
 音唐又音宕芒縣屬臨淮郡碭縣屬梁國應
 劭曰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隱其間括地

志云宋州碭山縣在州東百五十里碭山

在縣東按今歸德府秦碭郡也漢改梁國

一統志云沛秦之縣名為泗水郡治漢改

泗水為沛郡遷治相而沛縣如故晉屬沛

國劉宋屬徐州北齊省隋後置屬彭城郡唐

以廣戚縣省入宋因之金初屬邳州後為源

州縣尋省元復為沛縣至元初省入豐縣尋

復置屬濟寧路後屬濟州本朝因之改屬

徐州泗水亭在徐州沛縣治東南漢高帝嘗

為亭長於此單父春秋魯邑名漢為單父縣

屬山陽郡東漢為侯國晉屬濟陽郡後魏置

北濟陰郡隋初廢郡以縣屬戴州大業初州

罷以縣屬曹州唐屬宋州後自碭山縣徙輝

州治此五代唐改為單州宋因之金屬歸德

府元初以單父縣附郭屬濟寧路本朝初

省縣入州後改州為縣屬兗州府澤中即大

澤中也在徐州豐縣西二十里漢高帝斬白

楚人項梁起兵於吳

封府歸德州城東一百八十里碭

山在徐州碭山縣東南七十里

項梁者下相人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

子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其下籍

字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籍

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

萬人敵於是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畧知其

粗

粗

兵

史氏誇張

通鑑綱目 卷之二

人會稽守殷通欲應陳涉使梁將梁使籍斬通乃召故所知豪吏喻以所為起大事舉吳中兵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自為會稽守以籍為裨將籍時年二十四

集覽 下地理志臨淮下相縣應劭曰相水出沛縣其水下流至縣故名下相括地志云相故城在泗州宣預西

質實 一統志云下相秦之縣名北七十里屬臨淮郡漢因之晉省下相置宿豫縣後屬南徐州東魏屬東楚州後周屬泗州隋下邳郡治此唐改為宿遷縣屬徐州宋屬邳州元省後復置本朝因之改屬淮安府故城在邳州城西南一名項城相傳項羽所生之處

齊立田儋
甚正

齊人田儋自立為齊王

儋故齊王族也與從弟榮橫皆豪健宗強能得人周市徇地至狄狄城守儋詳縛奴從少年至廷欲謁殺之因殺狄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儋田氏當王遂自立擊市

集覽 狄徐廣曰青州樂安走之東畧定齊地郡臨濟縣本狄縣也括地志云北狄故城在淄州高苑縣西北詳縛奴詳讀曰佯訓詐也

趙將韓廣略燕地自立為燕王

韓廣至燕燕豪傑欲立以為王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

能禁我且以楚之強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
趙又安敢害將軍家乎廣乃立居數月趙奉
其母歸之。

燕軍獲趙王既而歸之

趙王與張耳陳餘畧地王間出為燕軍所得
囚之以求割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廝養
卒往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
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養卒
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
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
顧其勢初定且以少長先立武臣今趙地已
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今君乃囚趙王此

養卒有儀
秦之風

兩人名為求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
以一趙尚易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
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集覽廝養卒公羊
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廝養何休學云艾草為防者曰廝炊烹者曰
廝廝息移反養餘亮反杖馬箠下趙索隱曰
杖上聲持也箠馬策也以兵威服之曰下
杖馬箠而下之言其易也為御為趙王御車
而歸

書法

自立也書趙王何成之為列國也於
是列國皆從其所稱惟死及失地則

之名之

魏立亦正

能 能

楚將周市立魏公子咎為魏王而相之

周市定魏地諸侯欲立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必立魏王後乃可諸侯固請市終辭乃迎魏公子寧陵君咎於陳五反而後楚王遣之乃立以為王而相之

集覽

寧陵

君咎咎名也音其久反晉灼曰寧陵今梁國寧陵縣是字轉異耳括地志云宋州寧陵城故寧陵

質實

一統志云寧陵古葛伯國之邑名又為寧城春秋時宋地秦為

碭縣地漢初置寧陵縣屬陳留郡後屬梁國晉屬譙郡又屬陳留北齊廢隋復置屬宋州唐因之宋屬拱州後屬應天府金屬歸德府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開封府

秦廢衛君角為庶人

集覽

衛君角角名也或音鹿非按衛世家索隱

述贊司徒受封梓材有作衛祚日衰失於君角則角音覺明矣

初秦并天下而衛獨存至是二世廢之衛遂絕祀

癸巳 二年

楚懷王心元 **趙**王歇元 **齊**王田市元 **韓**王韓廣元 **魏**王豹元 **韓**王成元年 ○ **是**

歲楚王勝趙王武臣齊王儋魏王咎皆亡舊國一新國五凡六

考異

楚懷王心元分注楚

懷王心當朱注餘國名及總結亦朱注並當白字 冬十月秦兵圍沛公

於豐沛公出戰破之

沛公既破秦軍，令雍齒守豐而之薛，齒降魏。

集覽

雍齒漢書無釋，音按楊文公談苑雍姓從平聲。

苑雍姓從平聲。

十一月章邯追敗楚軍於澠池，周文走死。○楚

田臧殺其假王吳廣，進與秦戰，敗死。

吳廣圍滎陽，三川守李由拒之，廣不能下，裨將田臧等矯王令誅之，獻其首於王。王以臧為上將，西迎於秦軍，戰死。

趙將李良弒其君武臣。

李良已定常山，還報復使畧太原，良還請益兵，道逢趙王姊，良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之，良慙怒，殺王姊，遂襲邯鄲，殺趙王。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故二人獨得脫。

秦嘉起兵於郟。

集覽

郟索隱曰：郟音談，東海郟縣，古郟國也。漢分薛為郟。

郡尋改東海郡，今海寧州是。

質實

一統志云：郟春秋時郟子國之地，名秦置朐縣，屬海

郡。後分為郟郡，漢為東海郡。東漢為東海國，三國魏為郟縣。劉宋於此僑立青冀二州，梁改東海郡尋為北海郡，東魏改青冀二州為海州，北齊徙海州治琅邪，隋徙治朐山，後改州為東海。

郡唐改為海寧州天寶初改東海郡乾元初復為海州宋屬淮東道景定初置西海州元為海州至元中陞海州路未幾改海寧府後復為海寧州隸淮安路本朝仍為海州以朐山縣省入隸淮安府

○秦益遣兵擊楚臘月楚莊賈弒其君

勝以降於秦呂臣討賈殺之復以陳為楚

考異

殺當作誅

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楚柱國房君殺之又進擊張賀賀死臘月楚王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之以降勝故涓人呂臣為蒼頭軍起攻陳殺賈復以陳為楚葬勝於

碭謚曰隱王初勝既稱王故人皆往依之妻之父亦往焉勝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妻之父怒而去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曰客愚無知顯妄言輕威勝斬之諸故人皆引去勝以朱防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以苛察為忠諸將不親附以及於敗

集

覽下城父秦二世紀殺陳勝城父無下字正義曰父音南括地志云城父亳州縣按陳

涉世家作陳王還至下城父索隱曰舊讀以陳王從汝陰還至城父縣因降下之故云還至下城父又顧氏按郡國志山乘縣有下城父聚在城父縣東下如字讀此說為得故涓人故舊也陳勝為王故有涓人之官涓人注見周赧王三年

質實

一統志云城父

秦之縣名即春秋陳之夷邑漢屬沛郡晉屬譙郡隋屬亳州元廢為村有文廟碑存焉故城在鳳陽府亳縣東南七十里

書法

勝自立為楚王則綱目楚之武臣自立為趙王則綱目趙之其殺也書弒其賊也書討蓋成之為列國也其成之何惡秦而已矣

發明

陳勝自立至是纔歲餘耳書莊賈之弒所以成其為君書呂臣之討所以正賈之罪上書李良弒其君亦然惟惡秦之無道而欲誅之也故書法之意如此

春正月趙將張耳陳餘立趙歇為王

能

張耳陳餘收散兵得數萬人擊李良良敗走客有說之者曰兩君羈旅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歇立之居信都

集覽

趙歇蘇林曰鄭玄云歇音遏絕之遏

徐廣音烏轄反今如本字讀信都地理志趙地北有信都按今冀州是春秋為晉東陽地三家分晉因屬趙秦於此置信都縣屬鉅鹿

質實

一統志云信都戰國趙邑名秦

置縣屬鉅鹿郡漢為信都國于此景帝時改廣川國後復為信都國東漢更名安平國後置冀州治此晉改長樂國後魏改長樂郡隋為信都郡唐改冀州尋改魏州後復舊名天寶初改信都郡乾元初復為冀州治信都縣宋增置武安軍金仍為冀州屬河間府元屬

真定路 本朝因之以信
都縣省入改屬真定府

秦嘉立景駒為楚王○秦攻陳下之呂臣走得

英布軍還復取陳

布六人也嘗坐法黥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乃亡之江中為羣盜番陽令吳芮甚得江湖間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眾已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使將其兵擊秦

集覽

布六人夏禹本紀封臯陶之後於英六徐廣曰史記皆作

英字而以英布是此苗裔索隱曰地志安國有六縣英地闕不知所在正義曰英蓋蓼字括地志云光州固始縣春秋蓼國也又志云故六城在安豐西南百三十二里論輸驪山論平聲議罪也正義曰英布論決受黥已竟輸之驪山作陵番陽番通作鄱春秋吳伐楚取番秦為鄱陽縣屬九江漢屬豫章隋置饒州韋昭曰鄱音婆初吳芮為鄱令即此

實

一統志云六古國名周封臯陶之後於此春秋為六蓼國漢為六安國治六縣後為

盛唐縣屬廬江郡晉改為六安縣隋改霍山縣唐置霍州復廢州改霍山為盛唐縣五代晉改來化縣後復為盛唐縣宋為六安縣政和中陞六安軍初屬壽春府後屬安豐軍元為六安州屬廬州路本朝初以六安縣省入仍屬廬州府番陽秦之縣名屬九江郡以

在鄱水之北故名漢屬豫章郡吳以後屬鄱陽郡隋唐宋饒州治此元仍舊本朝因之屬饒

州府

沛公得張良以為廐將

進

楚王景駒在留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從駒道遇沛公遂屬焉公以良為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公善之常用其策良與他人言輒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不去駒使沛公與秦交戰不利攻殤拔之得其兵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擊豐不下

集覽景駒在留景駒姓名也留地名漢置留城縣今廢為鎮屬徐州彭縣縣在沛縣

東南五十里張良封留即此天公兵法索隱曰譙周云太公姓姜名牙蓋牙本是字尚是名也其先祖封呂從其封姓故曰呂尚文王出獵而遇之載與俱歸立為師言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因號太公望正義曰七錄云太公兵法一帙三卷**質實**一統志之縣名屬泗水郡漢改為留城縣東漢末廢之故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二十里張良遇漢高帝即此

書法

特筆也不書張良歸沛公何著良心也良欲復韓而未知所從沛公得之漢之帝業成矣書曰沛公得張良貴之也書法如此終綱目一人而已

發明 不曰張良歸沛公而曰沛公得張良則良之去就為可觀而沛公之與以

得良為重矣

立楚立韓名俱正

項梁擊楚王駒殺之夏六月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韓公子成為韓王

廣陵人召平為楚狗廣陵未下聞陳王敗乃渡江矯王令拜項梁為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東陽少年殺令相聚得二萬人以故令史陳嬰素謹信長者欲立以為王嬰母曰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

賢

安民典

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謂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眾從之於是嬰及英布蒲將軍皆以兵屬梁眾遂六七萬梁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立景駒大道無道乃進擊殺嘉駒走死至薛沛公往見之梁予兵還拔豐使項羽攻襄城不下已拔皆阬之居鄭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人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梁然其言乃求得懷王孫心於民間為人牧羊

通鑑綱目

秦二世皇帝二年

百四

正編

子房始從
景駒又因
沛公從項
梁者皆以
爲立韓後
故

六月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望也。都盱眙。以陳嬰爲上柱國。梁自號武信君。張良說梁曰。君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爲王。益樹黨。梁從之。立爲韓王。以良爲司徒。西畧韓地。往來爲游兵。潁川〔集覽〕召平。索隱曰。此召平是廣陵人。與東陵侯召平及齊相召平皆自別人也。召音劭。東陽晉灼曰。本臨淮郡邑。漢明時屬下邳。後分屬廣陵。括地志云。秦東陽縣城在今楚州盱眙縣東。在淮水之南。令史陳嬰。漢儀注云。令史曰。令吏正義曰。楚漢春秋云。東陽獄吏陳嬰。英布蒲將軍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號焉。如淳曰。言英布與蒲將軍皆屬項羽。此自更有蒲將軍也。韋昭曰。服虔以爲英布起蒲。非也。至薛爲

句地理志魯國有薛縣。括地志云。古薛城在徐州滕縣界。按今泗州本秦之薛郡也。拔豐范曄曰。得其城爲拔。地理志沛國有豐邑。卽今徐州縣。居鄆人范增。索隱曰。晉灼云。鄆音勦。絕之勦然。今皆用單巢字。而讀爲組。交反。地理志廬江有居鄆縣。注本春秋居巢國。今無爲州巢縣。是荀悅漢紀。范增阜陵人。故楚南公。徐廣曰。南公楚人。善言陰陽文。潁曰。南方老人。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士識興廢之數。知亡秦者。必於楚也。漢藝文志。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者。流楚雖三戶。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索隱曰。瓚與蘇林解同。韋昭謂三戶楚三大姓。昭屈景也。二說皆非。左傳以畀楚師於三戶。杜預注。今

近于鑿

丹水縣北三戶亭，則是地名無疑。正義曰：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張晏曰：三戶，地名在梁淇西南。孟康曰：津，峽名也。在鄴西三十里。括地志云：濁漳水又東，經葛公亭北，經三戶峽，為三戶津。在相州滏陽縣界。然則南公識與廢之數，知秦亡必於三戶，故出言。後項羽果渡三戶津，破章邯軍。邯降羽，秦遂亡。是南公之善識。《蠡起》言起兵者眾如蠡之飛起也。懷王孫心，心名也。楚懷王槐之孫。盱眙戰國楚始為縣。西晉為臨淮郡。以北臨淮水也。東晉立盱眙郡。唐改西楚州。宋陞盱眙軍。尋改招信軍。今為盱眙縣屬泗州。

正誤

故楚

為地名，恐是。但於雖字文勢不順，豈南公本指其地，不欲顯言，故為疑似之語邪？餘如瓚說。

質實

一統志云：廣陵，注見漢後主建興二年。召平，廣陵人為東陵令，嘗為陳勝

徇廣陵，後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有五色，甚美。世謂之東陵瓜。今廣陵有東陵亭，疑卽平所封地也。東陽，秦之縣名，屬臨淮郡。漢末省之，故城在鳳陽府盱眙縣東七十五里。薛古國名，秦置郡。漢降為縣，屬魯國。後廢之，故城在兗州府滕縣南四十里。豐，秦之邑名，屬泗水郡。漢以豐為縣，屬沛郡。晉屬沛國。劉宋改屬濟陰郡。北齊屬永昌郡。隋屬彭城郡。唐宋及金並屬徐州。元屬濟寧路。本朝因之，改屬鳳陽府。居鄴，秦之縣名，卽古之巢伯國。

也書成湯放桀于南巢春秋時楚人圍巢皆此地漢晉俱因之梁為蕪縣隋省入襄安縣唐初置巢州尋改巢縣宋初廢為鎮尋復為縣又置鎮巢軍元陞為州後復為縣屬無為州本朝因之屬廬州府（盱眙秦之縣名漢屬臨淮郡東漢屬下邳國晉為臨淮郡治後置盱眙郡南齊於此置北兗州陳屬北譙州唐屬楚州宋置盱眙軍後仍為縣紹定中改招信軍元陞招信路尋改臨淮府後仍為盱眙縣屬泗州本朝因之屬鳳陽府

章邯擊魏齊楚救之齊王儋魏相市敗死魏王

咎自殺

章邯擊魏王於臨濟魏使周市求救於齊楚齊王及楚將項它皆將兵隨市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之殺齊王及周市魏王為其民約降約定自燒殺其弟豹亡走楚楚予兵復徇魏地〔臨濟〕本狄縣也漢改臨濟今屬益都濟上聲括地志云狄故城在今淄州高范縣西北〔項它〕它音湯何反項羽從兄之子〔銜枚〕周禮大司馬銜枚而進注枚如箸橫銜之有繘結項中
正誤 臨濟當作臨淄
質實 臨淄軍法止語為相疑惑也
注見楚義
帝元年

齊人立田假為王

假王建弟也齊人立以為王而以田角田間為將相

秋七月大霖雨

書法

書記異也書霖雨始此終綱目書霖雨六、是年漢景帝六年晉成帝咸康四年陳巳卯年唐代宗廣德二年大曆十二年書大者二、是年漢景帝六年書大雨六、詳漢昭帝始元元年

○齊王儋弟榮逐王假立儋子市為王而相之

○秦下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吏去疾自

辨

殺要斬斯夷三族以趙高為中丞相

考異

謹按封拜

例曰凡宦者除拜當書者皆加宦者字據此宦者初拜相當書宦者或云始皇三十七年已書宦者趙高但漢延熹二年兩書宦者單超不嫌重複此不書宦者傳漏耳

三字說盡

二世數誚讓左丞相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斯恐懼重爵祿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夫不能行督責之術專以天下自適而徒勞形苦神以身徇百姓若堯禹然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故謂之桎梏也惟明主能行督責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然後能

滅仁義之塗、絕諫說之辯、犖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殺人衆者爲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多以私怨殺人、恐大臣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也、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乃不坐朝廷、事皆決於高、李斯以爲言、高乃見斯曰、關東羣盜多、而上益發繇治阿房宮、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

斯曰、上居深宮、欲見無間、高曰、請候上間語君、於是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斯可奏事矣、斯至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高因曰、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其長男由守三川、楚盜皆其傍縣子、以故公行過三川、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乃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斯聞之、乃上書言高罪、二世曰、趙君爲人、精廉強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斯又與右丞相馮去疾、將軍馮劫、進諫曰、羣盜並起、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四邊戍轉、二世曰、

君不能禁盜，又欲罷先帝所為，是上無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吏按罪去疾，劫自殺。斯自負其辯，有功無反心，乃就獄。二世屬高治之，責與由反狀，收捕宗族賓客，榜掠千餘。斯自誣服，而從獄中上書自陳前功，幸二世寤而赦之。高使棄去，不奏。又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來覆訊斯。斯更以實對，輒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所使按三川守由者至，則楚兵已擊殺之矣。高皆妄為反辭，以相傳，遂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乃以高為中丞相，事皆決焉。

集覽

可為丞相
交宦官之
戒

重爵祿，重愛惜也。范雎傳：虞卿解相印與魏齊亡走，侯嬴曰：「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申子名不害，鄭之賤臣也。主刑名，恣睢，鄒誕生曰：恣音資，睢于餘反。劉氏曰：恣如字，睢香萃反。恣睢謂恣行為，睢惡之貌也。正義曰：睢仰白目，怒貌。索隱曰：恣睢猶放縱，謂肆情恣縱也。」犖然，犖力角反，卓犖超絕也。發繇，發興繇役也。欲見無間，史記漢文本紀願請閒言索隱曰：包愷音閑，言欲向空閒處語也。記曲禮：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復也。」注：閒音閑，復白也。由守三川，李斯之子名由，為三川郡守。三川，注見秦莊襄王元年。傍縣子，謂皆三川郡近縣之人。戍漕轉，戍守邊也。漕轉水運也。榜掠，漢書注：劉伯莊曰：榜掠音彭亮。

通鑑綱目 卷之二 秦二世皇帝二年 正編

並笞擊也榜通作笞亦作榜相傳傳音附相
 傳會也以辭語牽合曰傳會上蔡地理志汝
 南上蔡縣索隱曰古蔡國也正義曰上蔡在
 豫州北七十里今蔡州縣夷三族張晏曰夷
 滅也父母兄弟妻子盡誅滅之
 也如淳曰三族父母妻族也
 今按胡三省註戍征戍也漕水運也轉陸運
 也作役作也史記下文有去請且止阿房宮
 作者減省
 四邊戍轉 **質實** 一統志云上蔡古蔡國周武
 王封弟叔度於蔡成王封其
 子蔡仲即此漢置上蔡縣屬汝南郡後魏改
 臨汝縣北齊省隋初置武津縣大業中復曰
 上蔡唐屬蔡州宋金元並仍
 舊本朝因之屬汝寧府

書法

書下某某吏何非其罪也下吏之辭
 有三書下某某吏徵某某下吏無罪之辭
 也書某有罪下吏某以罪下吏皆有罪之
 辭也然則斯無罪乎斯固有罪而秦殺之
 不以其罪爾於是將軍馮劫同下吏自殺
 不書畧之也綱目書下某某下某獄十九
 馮去疾等相國何絳侯勃絳侯亞夫蕭望
 之陳咸王章劉輔鄭崇王嘉鮑宣梁竦周
 紆邳壽虞詡李固皇甫規楊彪侯君集大
 下獄六收下獄一捕下獄一詳漢景帝中
 二年書腰斬始此綱目書腰斬二、是年
 漢昭帝元鳳三年凡書腰斬甚之也

章邯擊破楚軍於定陶項梁死

集覽

定陶縣屬
 濟陰在濟

陰沉水之陽按質實一統志云定陶秦之縣名本堯所居之地漢初封彭

越為梁王都此後以縣屬濟陰國宣帝時為定陶國後魏為西兗州治隋屬濟陰郡唐初屬曹

州尋降為鎮宋置廣濟軍兼置定陶縣熙寧中軍廢以縣屬曹州後復置軍金廢軍仍以縣屬

曹州 本朝 改屬兗州府

項梁再破秦軍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隋者敗今卒少隋矣秦兵日益

臣為君畏之弗聽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梁死懷王徙都彭城并項羽

呂臣軍自將之號羽為魯公

楚立魏豹為魏王○章邯擊趙圍趙王於鉅鹿

楚以宋義為上將軍救之質實鉅鹿注見漢靈

帝中平元年章邯以楚地兵不足憂乃北擊趙破邯鄲張

耳以趙王走鉅鹿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兵得數萬人軍其北章邯軍其南趙數請救於楚

楚王聞宋義先策武信君必敗召與計事大說之因以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

將以救趙義號卿子冠軍諸別將皆屬焉集覽鉅鹿地理志冀州有鉅鹿郡括地志云

邢州平鄉縣鉅鹿故城也按邢州今順德府是先策武信君必敗先策料也武信

君項梁也宋義嘗以梁有驕色諫曰將驕卒

宋義之諫直矣而上將軍非其任也

隋者敗後果敗死。卿子冠軍。劉伯莊曰：王之孫為王孫公之子，為公子。卿子謂卿之子也。文頴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上將故言冠軍。張晏曰：冠者，加於首上，言功冠諸軍之上也。

楚遣沛公伐秦

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是時秦兵尚強，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奮勢願與沛公西。諸老將曰：羽慄悍猾賊，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

主德

侵暴，宜可下。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王乃遣沛公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

集覽

莫利，顏師古曰：不以入關為利。慄，悍猾賊。漢高本紀作慄悍禍賊。顏師古曰：慄，疾悍勇也。禍，賊好為禍害而殘賊也。慄，匹妙反。扶義而西，言仗大義而西往也。顏師古曰：扶，或作杖。杖者，倚任之意。

名而沛公自起兵之後，即不以名書之，何哉？沛公舉兵誅無道秦，其名義甚正。秦既不得而臣之，則稱以沛公宜矣。若夫唐公既尊，隋煬為太上皇，又立其子而事之，則

發明

三代而下，惟漢唐為盛。其得天下亦畧相似。然唐祖自即位以前，皆書其名。

而沛公自起兵之後，即不以名書之，何哉？沛公舉兵誅無道秦，其名義甚正。秦既不得而臣之，則稱以沛公宜矣。若夫唐公既尊，隋煬為太上皇，又立其子而事之，則

君前臣名固其理也綱目循名責實初非厚於漢而薄於唐要在讀者深察而默識之可也

甲午 三年 楚二 趙二 齊二 燕二 冬十一月楚次將項

籍矯殺宋義而代之大破秦軍虜其將王離

宋義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乘其敝不勝則我鼓行而西必舉秦矣因下令曰有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使者皆斬之遣其子襄相齊送之無鹽飲酒高會

天寒大雨士卒凍餓項羽曰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而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十一月羽晨朝義即其帳中斬之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莫敢枝梧共立羽為假上將軍遣使報命於王王因以羽為上將軍鉅鹿兵少食盡張耳數召陳餘餘不敢前耳又使張歷陳澤讓之要與俱死餘使二人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齊師燕師及耳子敖來救亦未敢擊秦羽乃使蒲將軍將二萬人渡河絕秦餉道餘復請兵羽乃

餉

通鑑綱目 卷之二 秦二世皇帝三年 正編

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沈船破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心與秦軍遇九戰皆破之章邯引却遂虜王離時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觀者人人喘恐既破秦軍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兵皆屬焉趙王既得出張耳責讓陳餘問廩澤所在疑餘殺之餘怒解印綬予耳耳不受餘起如厠客有說耳者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君急取之耳乃佩其印綬收其麾下

集覽 安陽

索隱曰按傳寬傳從攻安陽扛里則安陽扛里俱在河南師古以為今相州安陽縣時北

兵猶未渡河不應即至相州安陽今簡後魏地形志已兵縣有安陽城隋改已氏為楚丘今宋州楚丘縣西北四十里安陽故城是也引兵渡河正義曰渡相州漳河也無鹽地理志東平郡有無鹽縣括地志云無鹽今鄆州東宿城是卒食半菽攢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也說文菽豆也羽晨朝義項羽於早晨朝見宋義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梧枝梧猶技捍也攢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營救也要與俱死要約也約與俱往攻秦而致死戰先嘗秦軍崔浩曰嘗猶試也耳子敖耳之子名敖諸侯將諸侯及諸將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陣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禮天官掌舍曰設宮車轅門

正編

質實

一統志云安陽秦之縣名屬山陽郡漢改為已氏縣屬濟陰郡隋改為楚丘縣唐初屬宋州後省之故城在兗州府曹縣東南五十里漳河在彰德府林縣西北二十里無鹽古國名秦置縣屬碭郡漢省之故城在兗州府東平州三十五里

書法

書大破秦軍何惡秦也然則籍無貶乎書次將書矯殺則籍之罪著矣是故邯鄲之救書大破秦軍而無忌襲奪之罪不可逃鉅鹿之救書大破秦軍而項籍矯殺之罪不可掩此功過之權衡也

發明

不直書曰楚將而必曰次將者正其始見於綱目而罪已如此他日雖欲自立於天下尚可得乎

春二月沛公擊昌邑彭越以兵從

越昌邑人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楚兵起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請越為長越謝曰臣不願也強請乃許之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至期多後或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強以為長今期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越竟斬之徒屬皆驚莫敢仰視乃畧地收散卒得千餘人至是以其兵歸沛公

集覽

昌邑地理

志山陽有昌邑括地志云在曹州城武縣東北三十二里梁丘故城是鉅野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

質實 一統志云昌邑秦之縣名屬薛郡漢初改屬山陽郡武帝封子臧為昌邑王於此後國除以其地併入郡故城在兗州府城西南一百八十里金鄉縣界內鉅野澤在兗州府鉅野縣東五里一名大野澤南北三百里東西一百餘里禹貢大野既豬周禮藪曰大野皆此元未為黃河所決遂涸

沛公使酈食其說陳留下之

沛公過高陽高陽人酈食其家貧落魄為里監門其里人有為沛公騎士者食其謂曰諸

士氣

侯將過此者吾問之皆握齧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今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畧此真吾所願從遊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非狂騎士曰公不好儒客冠儒冠來者輒解而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之沛公至傳舍則使人召酈生生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生生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公乃輟洗而起延生上坐問計生曰足下兵不滿萬欲以徑入強秦此

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於是遣生行。而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生為廣野君。為說客。使諸侯其弟商亦聚眾四千人來屬沛公。

集覽

高陽人酈食其索隱曰陳留圍縣有高陽鄉司馬彪曰圍有高陽亭括地志云

圍城在汴州雍丘西南正義曰酈食其音曆異基落魄應劭曰魄音託落魄志行衰惡之貌顏師古曰失業無次也鄭氏曰魄音薄晉灼曰落薄落託義同為里監門戰國齊策顏觸對齊宣王曰夫監門閭里士之賤者也鮑彪曰閭在鄉里在野並五百家皆有門握齧酈生本傳齧作齧應劭曰握齧急促貌齧音若捉鄒氏音鹿角反韋昭曰握齧小節也溺

其中溺乃弔反小便也溲溺於冠之中從容從七恭反從容不迫之貌索隱曰謂從任其容止不矜莊也傳舍傳者轉轉相傳之義音抹戀反舍亭也猶今館驛豎儒顏師古曰沛公輕之言其庸劣無智若童豎也陳留古兖州郡今開封府縣臣善其令正義曰言我與陳留縣令相親善請得使之令下令平聲索隱曰彼自歸伏曰下言我請得為使而往說之可令其歸伏廣野君章昭曰廣野在河內山陽縣質實一統志云高封府杞縣西二十九里陳留古地名春秋時屬鄭後為陳所併故曰陳留秦始置陳留縣漢為陳留郡治晉末郡縣皆廢隋初復置屬宋州後屬梁郡唐初屬杞州又改屬汴州五

代屬開封府宋金元仍舊
本朝因之復屬開封府

夏四月沛公攻潁川略南陽秋七月南陽守齧

降

四月沛公攻潁川因張良畧韓地聞趙將司馬卬欲渡河入關公乃攻平陰絕河津南出轅轅六月畧南陽郡守齧戰敗走保宛沛公引兵過之張良曰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強秦在前此危道也公乃夜從他道還圍宛七月齧降封殷侯引兵而西無不下者所過亡得鹵掠秦集覽潁川秦潁川郡漢獻徙都之改民皆喜曰許昌後周改許州韓地戰國

策韓分晉得南陽及潁川之父城定襄潁陽潁陰長社陽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平陰正義曰縣在河東汾州轅轅故關名在河南緱氏縣東南索隱曰轅轅為九十二曲是險道名也南陽郡屬荊州括地志云在鄧州東北百二十里郡守齧索隱曰齧音蟻郡守之名失其姓守音狩按漢書景帝中二年始更郡守為太守殷侯韋昭曰殷在河內正義曰以商帝盤庚國殷中之地改商為殷在相州安陽即北冢殷虛也南去朝歌百三十六里亡得鹵掠史記亡作毋應劭曰鹵掠與虜畧通按左傳襄二十一年晉欒盈出奔過於周西鄙掠質實一統志云潁川秦之注掠音亮奪也之郡名治長社縣

漢為韓國尋置許縣屬潁川郡東漢末獻帝都於此曹魏改曰許昌晉徙潁川郡治此北齊於此置南鄭州後周改許州治長社縣隋改縣因潁川州為潁川郡唐復為許州長社縣五代梁置匡國軍唐改忠武軍宋陞潁昌府金復為許州昌武軍元為許州屬河南路本朝以長社縣省入改屬開封府平陰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五年轅轅關在河南府登封縣西北轅轅嶺下南陽秦之郡名治宛縣以其在中國之南而居陽地故曰南陽漢因秦制領於荊州刺史光武起兵春陵更始立於清水皆在此地晉為南陽國宋齊並為南陽郡後魏於穰縣置荊州以郡屬焉隋初罷郡置鄧州治穰改宛為南陽縣唐初於南陽縣

置宛州尋罷五代至宋因之金置申州元陞為南陽府本朝因之隸河南道殷秦之縣名屬邯鄲郡漢省之故城在大名府內黃縣東南三十三里

章邯以軍降楚

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欣恐走還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勝高疾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熟計之陳餘亦遣邯書曰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將軍何不與諸侯為從約分王其地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戮乎邯

真

通鑑綱目 卷之二 秦二世皇帝三年 正編

狐疑陰使羽約未成羽引兵連戰大破之邯復請降乃與盟於洹水上立以為雍王置楚軍中而使欣將其軍為前行

集覽

棘原地名在鉅鹿郡南漳南漳水之南也括地

志云漳水今俗名柳河在荊州平鄉縣南司馬門正義曰凡言司馬門者宮垣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總言之外門為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輅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下無可為者言不可復為軍旅事也內郤郤與隙通怨也伏鈇質鈇與斧通莖斫刀也質與鑽通榘也郭璞注三蒼云古者斬人伏於榘上而斫之故云伏鈇質公羊傳加之鈇質注要斬之罪戰國秦策范雎曰曾不足以當榘質要

沛公從襄陽金商長安角上入

八月沛公入武關趙高弑帝于望夷宮立子嬰

書法

凡降譏也以軍降甚譏之也以軍降則非力屈而降也

質實

一統志云漳水在順德府平鄉縣西南一十里源出山西潞州

發鴉山流經此縣下至南和縣即禹貢之漳水也俗又名柳河

通鑑綱目

卷之二 秦二世皇帝三年

五

正編

關除

為王九月子嬰計殺高夷三族

考異

計殺高當作計高誅

之據罷免例計某誅之注趙高之類

考證

殺當作誅○謹按凡例曰凡誅叛逆成大罪曰

計某誅之注云秦趙高漢韓王信諸呂子弘七國之類夫趙高亾秦其罪浮於韓王信諸呂子弘七國皆已曰誅於趙高誤書曰殺今當正之

初中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群臣不聽乃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之莫敢言其過八月沛公攻屠武關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為至是二世使責讓高高懼乃與其昏咸陽令閻

樂謀詐為有大賊召吏發卒使樂將之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遂殺之射郎宦者或走或格格者輒死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皆惶擾不鬪旁有宦者一人侍不去二世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對曰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樂前數二世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皆畔其自為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願為萬戶侯又弗許願與妻子為黔首樂曰臣受命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趙高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立宜為王如故便乃立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苑中九月高令子嬰朝見受璽子嬰稱疾不行高

通鑑綱目

卷之二十二 秦二世皇帝三年

正編

正編

自往請子嬰遂刺殺高三族其家以徇

集覽 陰中中竹仲反陰中害之也望夷宮

張晏曰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括地志云望夷宮

在雍州咸陽東南縛衛令句絕謂衛士令士皆繫縛之二世本紀作趙高詐詔衛士令士

皆素服持兵內鄉郎宦者郎謂郎宦者黃門闈寺之屬足下蔡邕曰群臣士庶相與言

故呼在殿下殿下足下侍者執事者而先與之言因卑達尊之義皆謙辭也

正誤 縛衛令僕射今按史記二世本紀趙高詐為有大賊令闔樂將吏卒至望夷宮殿門縛衛

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李斯傳趙

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蓋樂所縛者衛令及

僕射當於射字句絕其曰賊入此何不止乃闔樂問詞非僕射語也趙高令士皆持兵內

鄉即本紀詐為有賊之事令士之令平聲謂使令也非謂上等士也

質實 一統志云望夷宮在西安府涇陽縣東南八十里秦建臨涇水以望北夷

書法 綱目廢君而弑之者二十賊討者四弑君者七十三弑書殺者八賊討者

二十六蓋什得二三焉詳周赧王五年亂豈有已哉

發明 二世之死與隋煬之死何異趙高之逆與宇文化及之逆何殊然二世書

帝而隋煬書其君廣何哉二世固為無道不過為趙高所愚以此極若夫煬之無道則有不可勝言者矣故所書不同如此綱目循名責實雖均為亂亡之事亦權衡輕重於其間觀者不可不察也

沛公擊嶢關破之

秦遣兵拒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未可願益張旗幟為疑兵而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良又曰不如因其怠而擊之沛公遂引兵擊秦軍大破之

集覽

嶢關嶢倪么反嶢山關在京北南晉太康地記武關當南陽冠軍縣西嶢

沛公用將士與說客

兵

關又在武關西括地志云雍州藍田縣東南有藍田關即秦之嶢關也

質實

一統

志云嶢關秦初所置在西安府藍田縣東南九十八里後周改青泥關隋唐以來改名藍田關

乙未 義帝心元 西楚霸王項籍元 漢王劉邦元
西魏王豹 河南王申陽 殷王司馬欣 翟王董翳
常山王張耳 九江王英布 衡山王吳芮 臨江王
共敖 濰東王韓廣 魏王臧荼 膠東王田市 齊王田都 濟北王田安元年 ○ 是歲秦亡新舊大國

三小國十七為二十國而韓塞翟遼東膠東齊濟北七國皆亡 ○ 又韓王鄭昌 齊王田榮元年



考異

楚義帝心元分注楚義帝心西楚霸王項籍漢王劉邦及諸小國名本係

朱注皆當用白字

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奉璽

與

符節以降

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請誅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賈誼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胡氏曰攻守無異勢秦以詐力得

此沛公第一着

之豈有能施仁義之理邪

集覽

繫頸以組應劭曰組天子之鞞也繫頸者以示降服

欲自殺也詩話云組間次五彩為之記內則組紉疏云薄闊為組似繩者為紉紉音巡軹道索隱曰軹音只漢書宮殿疏云軹道亭東去霸城觀四里觀東去霸水百步蘇林云在長安東十三里括地志云軹道在雍州萬年東北十六里苑中招八州史記作抑八州而朝同列索隱曰謂秦強而抑八州使朝已也漢書招八州注招音翹舉也海內九州其一則天子之縣餘八州在外記王制八州八伯是也殺函字與嶠函通嶠謂嶠山今陝縣東二嶠是也元和志云東嶠至西嶠三十五里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括地志云嶠山一名

道監綱

楚義帝西楚霸王漢王元年

正編

正編

嶽岑山在洛州永寧縣西北即古之嶠道也
函謂函谷在陝西桃林縣南十二里有洪溜
澗水山形如函故稱函關路在谷口故名函
谷七廟墮墮與墮通廢也記王制天子七廟
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此周制七者
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
也

質實

一統志云軹道在西安府城東一十
三里函谷在河南府永寧縣北六十

里函谷在河南府
新安縣東二里

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除秦苛法

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
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得具知天

能

此沛公第
二着得天
下之根本

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沛公見秦宮室
幃帳寶貨婦女欲留居之樊噲諫曰凡此奢
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公何用焉願急還霸
上無留官中不聽張良曰秦為無道故公得
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編素為資今始入
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
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聽噲言公乃還
軍霸上悉召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
久矣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
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餘悉除去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
侵暴毋恐乃使人與秦吏行鄉縣邑告諭之
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公讓不
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惟恐沛公

通鑑綱目

楚義帝西楚霸王漢王元年

五

正編

不為秦王〔集覽〕塞悉則反〔編素為資〕爾雅曰編皓也注編繒之精白者素無采飾也晉灼曰資籍也欲令沛公反秦奢泰服儉素以為籍也〔抵罪應劭曰〕抵至也當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李斐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少罪名不可預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張晏曰秦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隣伍皆坐之今但當其身坐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書法

特筆也漢之所以得天下也以此故高帝入咸陽則書曰除秦苛法光武至河北則書曰除莽苛政二漢之興宜哉

發明

前年書楚遣沛公伐秦則沛公奉詞伐罪師為有名矣是年書秦王子嬰降沛公則沛公仗義入關已能誅無道秦矣至此還軍霸上除秦苛法揭而書之則仁義之舉雖未足以追配湯武然亦庶幾不嗜殺人之意者夫秦以苛酷結怨于民沛公入秦首除其虐如救焚拯溺深得吊民之理其寬大愛人雍容氣象於茲可想孟子有言民之歸仁也猶水就下故雖三代之得天下亦不過如是而已惟合前後所書觀之則漢業之興非苟然者孰謂其起於叛亡亭長而能若是乎

項籍詐阮秦降卒二十餘萬於新安

項羽一失

項羽率諸侯兵欲西入關，先是諸侯吏卒繇戍過秦中，秦人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楚，諸侯吏卒乘勝折辱，奴虜使之，秦吏卒多怨竊言，羽計衆心不服，至關必危。於是夜擊阬，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而獨與章邯及長史欣都尉翳入秦。

集覽 遇之多無狀，遇待也。無狀，謂待之多不以禮，其狀無可寄言也。新安，邑名，去弘農東三百餘里。漢武徙函關於此，括地志云：新安故城在洛州澠池縣東二十里。

質實 一統志云：新安，春秋時西周地，秦名新安，漢置新安縣，屬河南郡。晉因之，後周改東垣縣，置中州。後省州，置新安郡。隋復改東垣爲新安縣，屬穀州。後省州，以縣屬河南郡。唐初屬洛州，後屬河南府。宋及金

元俱仍舊。本朝改屬河南府。

書法

前書阬降卒四十萬矣，於是再見，著殘也。終綱目書阬降卒二，周赧王五

十五年，是年舍是無書者矣。

發明

白起殺降，雖後世兵家者流亦惡之。秦亡之亟，起與有力焉。籍方欲入關

誅無道秦，乃挾詐而阬降卒，至於二十餘萬衆，如水益深，如火益烈，其斬刈之慘，復一秦耳。果何以慰斯民之望哉？綱目於此，不止書阬，而書曰詐阬，則籍之罪又浮於起矣。

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遂屠咸陽殺

子嬰掘始皇帝冢大掠而東

質實

一統志云秦始皇冢在西

安府臨潼縣東南二里驪山下

或說沛公急遣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沛公從之項羽至大怒攻破之進至戲饗士卒欲擊沛公時羽兵四十萬在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急擊勿失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告之欲與俱去良曰良為韓王送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因固要伯入見沛公公奉卮酒

羽不欲殺沛公非良噲能使之不殺猶項羽不欲殺太公皆天也

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耳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項伯許諾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去具以告羽且曰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曰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羽謝羽因留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示之者三羽不應增出使項莊入前為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莊入為壽畢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出見樊噲告以事急噲帶劍擁盾直入瞋目視羽頭髮上指目眦盡

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曰。先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羽無以應命。命之坐。沛公遂起如廁。脫身獨騎。噲等步從。趣霸上。留張良。使謝羽。羽問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因以白璧一雙獻羽。玉斗一雙與增。羽受璧。增拔劍撞破玉斗。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宮室。火三月不滅。掘始皇帝冢。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霸

羽見秦殘破。又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耳。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
集覽 鴻門地名在戲西。續漢志云。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

北下阪口名也。姚察曰。在新豐古城東。未至戲水道南。有斷原。南北洞門。是項伯顏師古曰。伯其字也。索隱曰。名纏。字伯陵。奉卮酒為壽。漢高本紀。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應劭注。卮飲酒禮器也。灌夫傳。起為壽。如淳注。上酒為稱壽。非大行酒。來謝去。來謝句。絕去字為句。謂項伯回去也。數目頻數動目以諭之。玉玦。玦玉佩也。如環而有缺。左傳。閔二年。衛懿公與石祁子玦。注。玦玉玦也。示以當決斷也。卽此。曰。唉。為句。徐廣曰。唉。烏來反。索隱音虛。其

反皆嘆恨發聲之辭阻山帶河戰國秦策被
山帶渭注言山關之險阻如被河渭之圍繞
如帶四塞之地正義曰東有黃河函谷蒲津
龍門合河等關南有南山及武關峽關西有
大隴山及隴山關大震烏蘭等關北有黃河
南塞是謂四塞之地沐猴而冠張晏曰沐猴
獼猴也雖著人衣冠心不類人索隱曰言
獼猴不任久著冠帶以喻楚人性躁暴

質

實一統志云鴻門坂名在西安府臨潼縣東
一十七里即漢高帝會項羽處舊有鴻門
亭在焉

書法

上書沛公還軍霸上除秦苛法下書
項籍詐阮降卒二十餘萬此書屠咸

陽殺子嬰掘始皇冢大掠而東劉項之仁
暴分矣漢楚之興亡兆矣書屠何著暴也
子嬰不書王已降也書屠始此終綱目書
屠八項籍宋辛酉年北涼屠燉煌梁庚午
年侯景屠廣陵唐太曆三年李晟屠定秦
堡光啓三年孫儒屠高郵光化二年劉仁
恭屠貝州五代丁未年契丹屠相州庚戌
年契丹屠內丘書發冢始此終綱目山陵
書發七項籍漢建武二年赤眉建康元年
盜發憲陵初平元年董卓晉建興三年盜
發杜霸唐天福二年盜發簡陵戊辰年溫
韜發昭陵書燒園陵不與焉漢順帝永和
六年

發明 沛公入關其雍容寬大之氣象見於綱目之所書者藹然可想。今此書籍破關掘冢屠殺大掠其飄忽震蕩之勢如雷電鬼神之不可測。雖秦人之暴亦未若是之烈。其視沛公真鳴臬之比。祥鸞爾後之欲觀劉項之得失者當以是考之。

春正月項籍尊楚懷王為義帝

項羽既入關使人致命懷王。王曰：「如約。」羽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被堅執銳，暴露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雖無功，固當分地而王之。乃陽尊懷王為義帝，又曰：『古之帝者，地方

千里，必居上游，乃徙義帝於江南都郴。

集覽 初發難時服虔曰：謂兵初起時也。難

乃憚反，暴露，暴蒲北反，亦露也。上游游即流也。謂當居水之上流。郴音五林，反縣名，秦屬

長沙漢屬荆。州今郴州是。**質實** 一統志云：郴秦之縣名，屬

郡屬荆州，晉屬江州，隋廢郡置郴州。大業初復為桂陽郡，唐置郴州。天寶初隸江南道，五代晉改為敦州，漢復為郴州，隸荆湖南道。元置郴州路。本朝改為郴州，直隸湖廣道。

二月項籍自立為西楚霸王

集覽 西楚史記：猗頓傳曰：夫自

淮、北、沛、郡、陳州、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郡、廣陵，此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

長沙此南楚也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

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

質實

彭城注見秦始皇帝二十八年

立沛公為漢王

項羽二失

項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以巴蜀道險秦之遷人居之乃曰巴蜀亦關

中也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路

集覽

業已講解蘇林曰講和也索隱曰解折伏也漢書作媾解注蘇林曰媾和也是媾之與講

俱訓和也已然曰業言雖有疑心然事已和解也巴蜀二郡名巴郡注見周顯王五年蜀

郡注見漢後主建興三年漢中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南鄭注見周安王十五年

章邯為雍王

王咸陽以西都廢丘

集覽

廢丘韋昭曰周時名太丘懿王所都秦欲廢之故曰廢丘

地理志漢高引水灌廢丘章邯自殺更名槐里縣屬扶風括地志云廢丘故城在雍州始

平東南十里

質實

一統志云廢丘古地名周為太丘地秦名廢丘漢初置槐里縣

後析置茂陵平陵二縣三國魏改平陵曰始平晉置始平郡領槐里始平等縣後魏省始

平郡以縣屬扶風郡唐改始平曰金城縣至德初置興平軍尋改為縣宋金元仍舊本

朝因之改
屬西安府

司馬欣為塞王

王咸陽以東都櫟陽以
故嘗有德於項梁也

在長安之東括地志云今陝州桃林縣以西
至潼關皆是桃林塞櫟陽注見周顯王八年

質實 一統志云桃林塞在河南府靈寶縣西至潼關即周武王放牛處

董翳為翟王

王上郡都高奴以
勸章邯降楚也

集覽 翟王索隱曰翟音狄或音宅文穎曰本上

郡也項羽更名曰翟高奴索隱曰今鄭州高
奴城正義曰上郡邑括地志云延州城即漢
高奴縣也 一統志云高奴秦之縣名屬上郡
城東 三國魏省之故城在延安府鄜州
五里

徙魏王豹為西魏王

王河東都平陽項
籍自欲取梁地也

立申陽為河南王

都洛陽以先下
河南迎楚也

集覽 申陽姓名張耳之嬖臣

司馬印為殷王

主河內都朝歌以

集覽

殷王殷注見秦二世三年河內注見漢桓

帝延熹九年朝歌故城在今衛州東北本妹邑也書酒誥明大命于妹邦注妹地名紂所

都朝歌

質實

朝歌邑名注見秦王政六年

徙趙王歇為代王

集覽

代王古代國漢置雲中鴈門代郡

質實

一統志云代古國名春秋時為晉地戰國時屬趙秦置代縣屬代郡漢封代王於此為代國東

漢末廢後魏於此置靈丘縣後周兼置蔚州隋郡廢州存大業初州廢唐復置蔚州治靈丘至

德初改安邊郡後復為芮州遼置忠順軍金為蔚州元至元初省州為靈仙縣屬弘州尋復為

州屬宣德府 本朝因之改屬大同府

居代

立張耳為常山王

王趙地治襄國

集覽

常山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襄國地理志故邢

侯國秦置信都縣屬鉅鹿括地志云今邢州城本漢襄國

質實

一統志云襄國本周

時之邢國地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趙秦置信都縣屬鉅鹿郡項羽攻襄國漢屬鉅鹿常

山二郡及趙廣平二國晉時為石勒所據石
 虎改置襄國郡後魏改為襄國縣後周仍於
 縣立郡隋初廢郡以縣屬洛州開皇中置邢
 州大業初復改為襄國郡唐初為邢州置總
 營府天寶初改為鉅鹿郡乾元初復為邢州
 五代梁為保義軍節度唐改為安國軍宋陞
 為信德府金改邢州仍置安國軍元初置元
 帥府尋改安撫司中統初陞順德府至元初
 改為順德路 本朝改
 為順德府直隸京師

英布為九江王

都六以為楚
 將常冠軍也

集覽

九江地理志九江在廬江
 郡潯陽縣英布為九江王

是也正義曰九江郡壽州是楚考烈王自陳
 徙壽春號曰郢至王負芻為秦將王翦蒙武
 所滅秦於此置九江郡應劭曰自廬江潯陽
 分為九江按郡國志今無為軍秦九江郡也
 漢高更置淮南國羅璧識遺曰今詳秦九江
 郡今淮東江西諸郡是漢復置九江郡今淮
 東滁和真濠
 壽等州是 **質實** 一統志云九江秦之郡名
 春秋時為六蓼國地楚遷
 都于此秦為壽春邑置九江郡漢初為淮南
 國武帝時復為九江郡東漢為揚州刺史治
 所晉置淮南郡東晉改壽陽郡元魏置揚州
 梁改豫州東魏北齊復為揚州陳為豫州後
 周又為揚州皆治於此隋初置壽州後改淮
 南郡唐為壽州天寶初改壽春郡乾元初復

為壽州五代唐為順化軍南唐改清淮軍宋置壽春府後改安豐軍元置安豐路本朝改為壽州以壽春縣省入屬鳳陽府六古國名故城在廬州府舒城縣東南六十里又注見秦二世二年

吳芮為衡山王

都邾以率百粵從入關也
集覽 衡山地理志安國六縣漢四年邾江夏邑正義曰邾城在黃州黃岡東南括地志云故邾城在潭州東南百二十里春秋邾國也楚滅邾遷其人於淮南因以名縣
質實 一統志云邾古國名楚滅其君

號其國為邾城秦屬南郡漢置邾縣屬江夏郡後廢之故城在黃州府城西北一百二十里項羽立吳芮為衡山王即此

共敖為臨江王

都江陵以擊南郡功多也
集覽 共敖姓名共音恭臨江秦禹貢荊州春秋楚之郢都三國吳立荊州後宋為江陵府
質實 臨江注見安十二年南郡江陵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荊州

徙燕王廣為遼東王

自益嗣 楚義帝西楚霸王漢王元年 正編

都無 **集覽** 無終燕郡邑在蔚州蜚狐縣北七里本春秋山戎國名左傳襄四年

無終子使 **正誤** 無終今按項籍徙燕王廣為孟樂如晉 **遼東王都無終其地當在遼**

東漢書地理志右北平郡有無終縣註古 **質** 無終子國又後漢田疇歸無終亦其地也

實 一統志云無終春秋時國名漢為無終縣屬右北平元魏屬漁陽郡後省唐復置屬

幽州後為玉田縣屬薊州宋為經州金復為玉田縣元仍舊 本朝因之屬順天府

燕將臧荼為燕王

都薊以從楚 **集覽** 薊字與鄴通音計廣陽郡救趙入關也 邑屬幽州分按地理志秦

漁陽郡也 **質實** 一統志云薊秦之縣名屬漁陽郡漢因之魏晉屬幽州隋初徙玄州

於此後復置漁陽郡唐置薊州取古薊門關以名天寶初改漁陽郡乾元初復為薊州遼

置尚武軍宋改廣州軍金屬中都路元仍為薊州隸大都路 本朝因之以漁陽縣省入

改屬順天府

徙齊王市為膠東王

都卽 **集覽** 膠東括地志云卽墨故城在密州墨 膠水縣東南六十里卽膠東國卽

墨注見 **質實** 一統志云卽墨齊之邑名以其地臨墨水故名卽墨漢置縣為

膠東國治東漢屬北海國晉屬濟北國北齊省隋復於不其故城東北二十七里復置即墨縣即今治唐宋仍舊元屬膠州本朝改屬萊州府

齊將田都為齊王

考異

據上文書申陽為河南王張耳為常山王承上

徒魏豹趙歇之下皆書立則此燕將齊將上皆漏立字

都臨菑以從楚救趙入關也

質實

一統志云臨菑本齊國營丘地秦置臨菑縣屬

北海郡漢置營陵縣為北海郡治所東漢又置臨淄縣為齊國治北齊省臨淄入益都縣隋復置臨淄縣屬北海郡唐屬青州宋屬鎮海軍金屬益都府元併入益都縣後復置

本朝因之屬青州府

田安為濟北王

都博陽以下濟北引兵降楚也

集覽

博陽在濟北索隱曰按地理志屬汝南濟北郡

在濟水北即穀城也正義曰濟北國今齊州盧縣是

夏四月諸侯罷兵就國○漢以蕭何為丞相遣

張良歸韓

初漢王以項羽負約怒欲攻之蕭何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王曰何也何曰今

進 賢

衆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夫能絀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爲丞相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張良送至褒中王遣良歸韓良因說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盜兵且示羽無東意胡氏曰人有常言皆曰用賢所以養民也蕭相國乃謂養民以致賢人何也曰此無所因襲獨見之言也夫天之立君以爲民也君之求臣以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以行安民之術也故世主無養民之心則天下之賢人君子不爲之用而上之所得者莫非殘民害物之人是以民心日離君勢日孤

亡秦之轍可以鑒矣蕭何有見乎此而

集覽

高祖聞言卽悟漢業之興不亦宜哉
 三秦雍王章邯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項羽三分關中地而王之是謂三秦褒中括地志云漢中郡褒中縣又名南鄭正義曰卽褒城也又注見漢成帝元延三年褒斜一統志云褒中古襄國漢置褒中縣屬漢中郡以地在褒谷中故名晉義熙未改褒中縣後魏置褒中郡隋初改褒中縣尋改曰褒城後復爲褒中唐貞觀初復爲褒城縣宋仍舊元徙治於山河堰東南五里本朝因之屬漢中府

質實

五月齊田榮擊走齊王都遂弒膠東王市自立

辨

為齊王秋七月使彭越擊殺濟北王安又擊破

西楚軍

田榮聞項羽徙田市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拒擊都走之因留市不令之膠東市畏羽竊亡之國榮怒追擊殺之是時彭越在鉅野有眾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使擊田安殺之遂并王三齊又使越擊楚大破其軍

集覽

三齊漢書音義曰齊與濟北膠東也

三齊記云右即墨中臨淄左平陸謂之三齊

發明

榮與市皆田族也當逐鹿之世民無定主惟力是與籍之徙市王膠東固

非本於公道前史皆以榮怒擊而殺之為詞至綱目始正其弑逆之罪何哉秦二世二年已書榮立市為王而相之至是雖為羽所徙則榮固市之臣也正名定罪復何疑耶夫世故雖有亂離綱常未始或紊觀綱目所書如李良之於武臣莊賈之於陳勝臧荼之於燕廣榮之於市皆按其罪而誅之于以見昏亂之中天理未嘗或亾扶三綱立人極其垂世教也大矣故曰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

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歸漢

項王以張良從漢王廢韓王成而殺之良遂間行歸漢良多病未嘗特將嘗為畫策臣時

時從 漢王

書法

前歸沛公不書書沛公得張良矣此其書復歸漢何成不殺良不歸書復歸者良心也良之心柰何一於為韓而已矣

發明

前此良已書歸韓矣至是韓王見殺於楚良乃歸漢則子房始終為韓之心益暴白於天下綱目合而書之益有深意

漢王以韓信為大將留蕭何給軍食八月還定

三秦雍王邳迎戰敗走廢丘塞王欣翟王翳降

進 餉

英雄多坐

進

初淮陰人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釣於城下有漂母見其饑而飯之信喜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或眾辱之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袴下一市皆笑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後又數以策干羽不用亡歸漢未知名坐法當斬其輩皆已斬次至信信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不斬與語說之言於王王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鄭將士皆歌謳思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王不我用即亡去何不及以聞自

追之。人言於王曰：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罵曰：若亡何也？曰：臣不敢亡，追亡者耳。王曰：所追者誰？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然，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信不留也。王曰：與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之所以去也。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乎？信辭謝，因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噫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見人慈愛，言語嘔嘔，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視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義帝，置江南，所過殘滅，民不親附。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

三人大盤
局初下手
已定

欺其衆降諸侯及項王阬秦卒惟此三人得脫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而楚彊以威王之

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於諸侯之約又當王關中而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從故道出章邯迎戰敗走廢丘王至咸陽欣翳皆降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之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覽無行謂無善行也漂母漂匹妙反韋昭曰以水打絮為漂飯之飯符晚反飼之也自食讀曰飼王孫蘇林曰如言公子也蓋尊稱之耳袴下袴一作勝勝股間也索隱曰勝枯

集

化反然尋此文作袴欲依字讀胡為不通何必須要作勝下滕公夏侯嬰無所事信張晏曰無所用信暗噁叱咤千人皆廢索隱曰暗烏鳩反噁烏路反叱尺栗反咤卓嫁反暗噁懷怒氣叱咤發怒聲暗噁叱咤漢書作意烏倅嗟李奇曰皆廢言皆失氣不敢當也孟康曰廢伏也張晏曰廢偃也言語嘔嘔索隱曰嘔匈于反悅言也字與媼通漢書作媼媼鄧展曰和好貌印刻敝忍不能予漢書音義曰刻烏丸反刻角之刻訛缺也言封爵之印雖已刻而手弄角訛不忍授也酈食其傳曰項王為人刻印刻而不能授孟康曰刻斷無復廉鍔也瓚曰項羽吝於爵賞刻惜侯印不能以封人索隱曰按郭象注莊子云立法而刻

斷無圭角漢書作刊言玩惜不忍授人也關
中三輔舊事曰東有函谷關南有峽關武關
西有散關北有蕭關居四關之中故名關中
以親愛王以所親所愛者皆封王何所不散
顏師古曰散謂四散而立功也索隱曰用東
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散敗也欺其
衆降諸侯先是秦圍鉅鹿羽遣兵救之秦軍
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邯遂降羽羽立為雍
王置楚軍中乃使長史欣為上將將秦軍前
行是年羽將諸侯兵三十萬畧地至河南遂
西到新安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奴
虜折辱之可傳檄而定索隱曰檄尺書也傳
檄書以責所伐者顏師古曰可傳檄而定言
不足用兵也從故道出地理志武都有故道

縣括地志云鳳州兩當縣漢故道也故
亦作固後魏置固道郡西魏改鳳州

正誤

自食今按食如字王孫今按韓信釣於城下
漂母必素識之信欲重報蓋非一飯稱王孫
安知非韓國之後邪以親愛王今按

質實

一統

志云故道秦之縣名屬隴西郡即春秋時氏
羌所居之地漢初屬武都郡晉陷於氐後魏
置兩當郡及縣因界內兩當水為名隋廢郡
以縣屬鳳州唐因之宋徙治廣鄉鎮元仍舊
屬徽州本朝因
之改屬鞏昌府

書法

給軍食未有書者此其書何
特筆也漢之業蕭何為之

西楚立鄭昌為韓王○燕王荼弒遼東王廣

書法

皆王矣其書弒何廣故君也雖並立為王而君臣之分不可泯綱目之書

法嚴矣哉是故荼嘗臣廣則書燕王荼弒遼東王廣莒嘗臣堅則書後秦王莒弒秦

王堅晉孝武帝太元十年

○王陵以兵屬漢。

陵沛人聚黨居南陽至是始以屬漢楚執其母欲以招之其母因使者語陵曰漢王長者終得天下無以我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

丙西楚二年漢二年○是歲楚元王河南韓殷

申燕齊六小國為八國又趙王歇後元代王陳

餘韓王信皆元年而齊王假王廣代立定年

考異

西楚二年漢二年提要分注無是歲止定十二國六十三字

冬十月

西楚霸王項籍弒義帝於江中

項籍使人趣義帝行其大臣稍稍叛之籍乃密使吳芮黥布共敖擊殺之江中

發明

嗚呼君臣天地之大義也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亘古今而不可易是以陳恒之事孔子已告老矣且沐浴請討豈非天地大變天理之所不容故不忍與之

項羽三失此寔取亡之道

並立乎世此蓋萬世之通誼也籍世為楚將北面事之義帝懷王之孫項梁立以為君大義已定籍何得而弑之乎况籍起自偏裨矯殺卿子冠軍宰割天下率徇己私義帝不能誅籍而籍反弑帝其惡可勝道哉揭而書之稱國稱爵稱名所以著籍彊暴大逆之罪至是始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然後義兵可舉人皆得而誅之矣密擊江中果可以欺天下乎

陳餘以齊兵襲常山王耳走漢代王歇復為趙王立餘為代王

漢之利便

初田榮數負項梁又不從楚擊秦以故不封陳餘不從入關亦不封客或說羽曰張耳陳餘一體今耳王餘不可不封羽不得已封之三縣餘怒使人說齊王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於醜地願大王資餘兵擊常山復趙王齊王許之共襲常山耳亡走漢餘迎代王歇復王趙歇立餘為代王餘留傳趙王而使夏說守代

集覽

夏說即成受君也說音悅

漢王如陝鎮撫關外父老○河南王陽韓王昌

降漢○十一月漢立韓王孫信為韓王○漢王

安民

還都櫟陽

質實

櫟陽注見周顯王八年

○春正月楚擊齊

王榮敗走死楚復立田假為齊王

項羽所過燒夷城郭室屋阬其降卒繫虜老弱婦女多所殘滅齊民相聚叛之

三月漢王渡河魏王豹降虜殷王卬以陳平為

護軍中尉

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事魏王咎為太僕不用去事項羽殷王反羽使平擊降之

還拜都尉賜金二十鎰及漢下殷羽怒將誅定殷將吏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羽乃挺身仗劍間行歸漢因魏無知求見王與語說之問居楚何官曰為都尉即拜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灌王聞之益厚平周勃等言於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居家時嘗盜其嫂今為護軍多受諸將金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王何暇用之乎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魏主不能用臣故去項王不能信人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兄弟臣聞漢王能用人故來歸然裸身來不

受金無以為資誠臣畫計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乞骸骨王乃謝平厚賜之拜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

集覽

里中社索隱曰

其里名庫上蔡邕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云惟斯庫里古陽武之隔鄉陳平由此社宰遂相漢高魏王咎咎巨久反魏王之名殷王趙將司馬卬將誅定殷將吏將欲誅之為其定殷無功也盡謹索隱曰謹謹也音謹又音喧謹囂而議也漢書作皆怨美如冠玉漢書作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音義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無所有尾生莊孝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注尾生一本作微生或曰卽微生高也有信

辨

漢王至洛陽為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

行孝已殷高宗子有孝行事親一夜五起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所任愛所用皆所愛者

正誤

所任愛今按當謂所任用親愛者

金與印還羽而渡河舟人疑其有金目之欲殺平平乃解衣羸而佐刺船示無懷挾

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發喪哀臨

此沛公第
三着假此
名以傾羽
其名甚正

之客如

通鑑綱目 卷之二

三日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
項羽弑之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
河土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胡氏曰
天下苦秦諸侯並起名其師者曰誅無道秦
可矣今秦已滅諸侯各有分地而漢又起兵
雖曰項羽為政不平顧亦伸已私忿耳非義
兵也及董公獻言漢王大臨然後項羽弑君
之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天下歸於漢王
可坐而策矣故隨何陳此義而下九江酈生
陳此義而下全齊於是楚人背無所倚右斷
其臂雖欲不亡不可得矣

集覽

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新城
鄉名三老官名說音稅百
官表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置有秩三
老一人掌教化又擇鄉三老中一人為縣三

老楚漢春秋云董公八十二歲其名未詳秦
世隱士遮道而說遂封為成侯樂彥云橫道
自言曰遮說放殺放逐也殺讀曰弑下之殺
同分地分扶問反凡裂地以封諸侯其受封
者皆有分也

書法

漢之初起綱目書起兵楚遣入關書
伐皆有名之師也秦既滅矣諸侯皆
就國矣而漢王復以失職興兵雖曰不為
無辭然其為說亦微矣故綱目止書曰還
定三秦而已及是三軍縞素聲項籍弑君
之罪而肆伐焉則義師也故綱目以討書
之而項籍自是斥名

通鑑綱目

卷之二 西楚霸王漢王二年

百五

正編

發明 前已書籍大逆之罪此又書漢王為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則籍為天下之罪人不可自立於世而漢之師為有名矣表而出之既以聲羽之大惡又以予漢之討賊也

夏四月齊王榮弟橫立榮子廣為王擊王假走

之○漢王率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項籍還破

漢軍以漢太公呂后歸

項羽雖聞漢東欲遂破齊而後擊漢以故漢王得率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彭越

非此一着彭城未易入也意者即燒棧道示無東意即不然何憤憤也編服發喪之謂何諸侯兵不可恃如此

收魏地得十餘城至是將其兵三萬人歸漢請立魏後漢王曰西魏王豹真魏後乃以彭越為魏相國將其兵畧梁地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羽聞之自以精兵三萬還擊破漢軍漢軍入穀泗及睢水死者二十餘萬人水為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晝晦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道逢子盈及女載以行而太公呂后為楚軍所獲諸侯復背漢與楚王間往從呂后兄周呂侯於下邑收其兵胡氏曰盤水可奉而志難持六馬可調而氣難御使漢王於是時兢兢業業如初入關中見羽鴻門則亦何至於敗哉今志不持而氣為帥狃於小勝而逸欲生焉是以至於此耳且是行也直欲破羽之國

都歟則宜亟還滎陽以主待客可也若欲致羽而與戰歟則宜分部諸將據險邀擊可也今乃淹留引日肆志寵樂而羣臣亦寂無諫者豈良平諸公不在行歟嗚呼危哉

集

覽五諸侯兵徐廣曰塞王翟王魏王殷王河南王應劭曰雍翟塞殷韓韋昭曰時雍已敗乃塞翟殷韓魏也顏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魏王豹降虜殷王卬皆漢東之後故知此為五諸侯也劉貢父曰張耳奉頭鼠竄安得有兵五諸侯者蓋陳餘其一也穀泗瓚曰穀泗二水皆在沛郡彭城縣睢水徐廣曰睢水在彭城靈壁縣東入泗括地志云睢水首受浚儀縣蕩蕩渠水東經臨慮縣入

泗過沛其西行千二百里矣睢音雖子盈漢王子名盈是為惠帝王間往間去聲從微道而往也周呂侯徐廣曰名澤晉灼曰外戚表周呂令武侯澤也呂縣名封於呂以為國顏師古曰周呂封名令武其謚也蘇林以姓名侯非也下邑徐廣曰在梁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本下邑縣在宋州東北五十里盤水可奉讀曰捧盤水注見漢文帝六年六馬天子子五輅駕六馬分質實一統志云穀水在河

部處分部署也南府永寧縣北七十里源出熊耳山下過嶠底經韓城流入洛山海經山西有村曰蟠冢穀水出焉泗水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睢水在徐州城南六十里昔楚項羽敗漢兵睢水上水為之不流即此

〔下邑〕戰國時宋之地名秦屬碭郡漢置下邑縣屬梁國後魏置碭郡於此北齊以已吾縣省入下邑隋屬亳州後屬宋州金始改夏邑縣屬宋州元初併入睢陽尋復置屬歸德州以穀熟縣省入本朝因之屬開封府

發明

漢王誠有為君討賊之心則宜痛心疾首縞素為資期於罪人斯得而後已今始入彭城籍尚逋誅遽乃飲酒高會謂之何哉故書伐書入而不書討則漢之名義索然已盡然後籍得以破漢軍而太公呂后皆為所虜豈不深可惜歟

漢王遣隨何使九江

離其交

初項羽擊齊徵兵九江黥布稱疾遣將將數千人往及漢入彭城布又不佐楚羽由是怨之至是漢王西過梁地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與楚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王謂左右曰孰能為我使九江令倍楚留項王數月我取天下可以百全謁者隨何請使王遣之

集覽

捐之此三人捐委也音余專反

書法

凡使稱名不辱命也非是書使而已終綱日使稱名者三十二漢隨何劉

敬陸賈張騫蘇武蜀漢宗禕鄧芝再書陳震宗預燕梁琛魏于什門李順梁徐陵周

杜杲伊婁謙唐劉文靜鄭元疇陳大德鄧素和逢堯蕭昕韋倫再書李揆李龜年五代李承勳李嚴姚坤陳覺李德明孫晟惟劉敬陳大德鄧素陳覺為譏

五月漢王至滎陽。

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遂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

集覽

老弱未傅服虔曰傅音付索隱

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年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內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癯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

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年五十六為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悉詣軍謂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傅著也未著名籍給公家徭役者悉發之以至漢屯所以補其空缺築甬道屬之河恐敵抄掠輜重故築垣墻如街道是為甬道屬之欲反與河連也敖倉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詩搏獸于敖是也括地志云敖山在鄭州滎陽西十五里秦置大倉於此故名敖倉

質實

一統志云

敖倉在開封府河陰縣北二十里敖本山名秦初敖氏築倉於上因以名山厥後始皇置大倉於此故名敖倉漢酈食其勸高帝據敖倉之粟又高帝因敖山築甬道下汴水即此

書法

至危之也何危乎漢王仗義討賊賊未除而置酒高會取危之道也後書

漢王走入關走渡河甚矣詳丁酉年

魏王豹叛漢 ○漢王還櫟陽立子盈為太子

發明

太子國儲副君宗祧所主是時漢方倥偬乃能首建國本亦可謂知所先務矣特書于冊蓋予之也

漢兵圍廢丘雍王邳自殺盡定雍地

書法

亡國之君其辭五死之上也執虜次之以歸次之獲次之降為下綱目亡

國之君自殺三、雍王邳霸王籍梁主填

關中饑人相食

書法

關中何漢所都也於是漢方外敗而根本之地饑人相食漢之業亦殆矣

哉然則蕭何之任重矣蕭何之功大矣終綱目書人相食十是年漢武帝建元三年

元鼎三年新莽甲戌年壬午年安帝永初三年再書桓帝元嘉元年永壽元年晉武帝太元十二年

秋八月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

興

辨

社稷

王如滎陽命蕭何侍太子守關中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

集覽

上來以聞應劭曰侯

主上來還乃以施行之事奏聞

發明

易之萃渙皆言王假有廟蓋謂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與天下渙散之時其總攝人心無過於建立宗廟使之知所歸仰此聖人特於萃渙二卦發其義也是時漢方立國適當萃聚之初而國兵新破人無固志又有渙散之疑漢王於此乃能首

立宗廟社稷可謂深得萃渙之義矣綱目書之文無美詞而美在其中孰謂不修文學之君其所設施乃能深合聖經之旨是豈剽悍禍賊徒知以斬刈屠戮為事者可

同日語哉

漢韓信擊魏虜王豹遂北擊趙代

漢使酈生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曰漢王慢而侮人罵諸侯群臣如罵奴耳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

漢王即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善將將相一

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信亦問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乎。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擊虜豹。定魏地。信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王遣張耳與俱。九月破代兵。

丁酉西楚三年漢三年。是歲趙代九江三國西大國并衡山臨江燕齊韓五小國凡七國。

兵

冬十月韓信大破趙軍。禽王歇。斬代王餘。遣使下燕。

精兵
漢之奇兵

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謂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鬪。其鋒

間謀

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用左車策。信間視知之。大喜。乃敢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戒曰。趙空壁逐我。即疾入。趙壁拔其幟而易之。令裨將傅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信所遣騎馳入趙壁。拔趙

幟立。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等
 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
 之。斬陳餘。禽趙王歇。諸將畢賀。因問曰。兵法
 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
 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
 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
 人而戰之。非置死地。使人自為戰。彼將皆走
 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以千金募生
 得李左車者。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
 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左車謝曰。臣
 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信曰。誠令成安君
 聽足下計。信亦已禽矣。今願委心歸計。足下
 勿辭。左車曰。將軍虜魏王。禽夏說。不終朝而
 破趙二十萬眾。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

信師降虜
 非他將所
 及

良藥苦口

然眾勞卒罷。其實難用。燕若不服。齊必自彊。
 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
 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北首燕
 路。而遣辯士奉書於燕。暴其所長。燕必不敢
 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為
 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
 從其策。燕從風而靡。遣使報。

集覽 麾。下。麾。大。將。之。旗。也。

漢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

所以指麾正義曰。麾。通。作。戲。並。吁。危。反。間。視。

間。諜。窺。視。而。得。知。正。舍。句。絕。顏。師。古。曰。舍。猶。

息也。傳發。漢書音義曰。傳。令。軍。中。使。發。葷。山。

而望。如淳曰。葷。音。蔽。依。山。自。覆。蔽。也。索隱曰。

謂。令。從。間。道。向。前。望。見。陳。餘。軍。營。即。住。仍。須。

隱。山。自。蔽。勿。令。趙。軍。知。禪。將。傳。餐。禪。音。皮。將。

之偏副史記餐作殮注殮音餐索隱曰小飯曰殮謂立駐傳殮而食待破趙後方乃大食也走水上軍走去聲疾趨也正義曰綿蔓水一名阜將一名回星自并州流入井陘界按韓信背水陣陷之死地即此水北首首式究反向也

質實

一統志云綿蔓水在真定

府井陘縣南門外源發山西平定州流至縣界與井陶河合

是月晦日食○十一月晦日食

書法

自癸丑書日食至是四十五年然後復書秦政代立以來至于國亡乃皆未嘗日食豈秦之德有以勝妖歟日君象也秦閔位也其不足以當天審矣終綱目

一歲再食廿五	是年漢惠帝七年文帝三年
安帝元初元年	靈帝建寧元年光和元年
昭烈帝章武二年	晉丙戌年癸巳年甲午年
武帝太康九年	愍帝建興四年元帝
建武元年	宋巳巳年陳辛巳年甲申年丁亥年
壬辰年	乙未年癸卯年唐太宗貞觀元年
中宗嗣聖廿年	景龍元年玄宗開元
代宗永泰十四年	連月而食者二而
巳巳年	漢文帝三年一歲三食者不與焉
晉惠帝光熙元年	自是日食始書月

○十 **發明** 入綱目二百年書日食者屢矣皆不舉其月日者史官失於紀錄可知也至是書月書晦自是而後凡日食當晦朔者即以晦朔書其非晦朔者即以月書此

固綱目之
凡例也

○十二月隨何以九江王布歸漢

隨何至九江說黥布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惟大王與楚何親也布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何曰大王與楚俱為諸侯而北鄉臣事之者必以楚為疆可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為士卒先大王宜悉眾自將為楚前鋒乃發四千人以助楚漢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乃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倍

楚者以漢為弱也。大楚雖疆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今漢王收諸侯守滎陽下蜀漢之粟堅守而不動楚人深入敵國老弱轉糧進不得攻退不能解楚不如漢其勢亦易見矣。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布陰許之未敢泄。楚使者在傳舍方急責布發兵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因說布殺楚使而攻楚。楚擊破之布乃間行與何歸漢。十二月至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食飲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漢益其兵與俱屯。成臯。

集覽

帳御食飲從官御食飲者御用飲食也正義曰漢王以布先分

為王恐其自尊大故峻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權道也

正誤

帳御食飲今按帳御謂帷帳及凡服御之具也

書法

書以何歸功何也布未決歸而何能以之漢得布而有天下之勢成矣是

故九江之歸漢未決而隨何能以之則書隨何以陶侃以赴難未勇而溫嶠能以之

而則書溫嶠以晉成帝咸和三年東荊州兵之赴長安未果而趙剛能以之則書趙剛

以梁甲寅年皆歸功以之者也

漢遣酈食其立六國後未行而罷。

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酈食其曰昔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封其後秦伐諸侯滅其社稷今誠能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願為臣妾大王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未行張良來謁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武王入殷發粟散錢偃革為軒休馬放牛示不復用今大王能之乎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欲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夫楚惟無彊六國復撓而從之大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

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荀悅
曰夫立策決勝之術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
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
臨時進退之宜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
也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而已矣故
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益秦之敵
取非其有而予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
國於漢王所謂割已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
受實禍也故耳餘食其所說同而得失異此
同事而異形者也戰國相持無臨時之急一
戰勝敗未必存亡故累力待時承敵之斃此
卞莊刺虎之說也楚趙與秦勢不並立安危
之機呼吸成變而宋義欲待秦趙之斃此同
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泚上孤軍必

死無二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彭城之難項
羽喪其國都士卒憤激而漢以怠惰之卒應
之故俱在水上而勝敗不同此同事而異情
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議變不可先圖與時遷
移應物變化此
集覽借前箸張晏曰求借所
設策之機也食之箸用以指畫也或

解云借前世湯武著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
不若也偃革爲軒如淳曰革兵革也軒赤轍
乘軒也謂偃武備而治禮樂蘇林曰革兵車
也軒朱軒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休
馬放牛書武成篇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
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
天下弗服楚惟無疆六國復撓而從之撓女
教反弱也留侯世家注漢書音義曰惟當使

楚無疆彊則六國弱從之也索隱曰荀悅漢紀云此事獨可使楚無疆彊則六國屈撓而從之也韋昭云今無疆楚者若六國立必復屈撓從楚也是二說之意同幾敗而公事留侯世家注幾音祈幾殆近也而公漢王自謂也立六國於陳涉先陳涉亦曾立六國後自為樹黨卞莊刺虎卞莊魯卞邑大夫莊子也陳軫傳秦惠王曰今韓魏相攻救之便勿救便陳軫對曰卞莊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莊子然之有頃二虎果鬪莊子從傷者刺之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此猶二虎之鬪泚上泚水出恒山正義曰在趙

州贊皇縣界泚音遲索隱曰蘇林音祗質實晉灼音邸按地理志音脂則蘇音為得一統志云泚水在真定府臨城縣西北二十五里源發元氏縣經高邑樂城達寧晉入萌蘆河史記韓信斬成安君於泚水上卽此

書法

未卒事不書書未行而罷何幸之也凡未行而罷之例有二有幸之之辭

有惜之之辭綱目書未行罷免者五漢遣酈食其立六國後魏遣兵迎吳降將漢後主景耀四年幸之也成帝詔立辟雍漢綏和元年莽以費興為荊州戊寅年劉琨段匹磾討石勒晉元帝建武元年惜之也書既而罷之六詳新莽辛巳年書尋罷之四

詳唐中宗景龍四年書不果行十一、詳漢成帝綏和二年不果一、不行一、書不至二

詳漢明帝永平四年

發明

漢欲立六國後其得失先儒論之詳矣綱目特書未行而罷者蓋所以著

漢王無我速於從諫之美也

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亞父范增死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之屬不過數人耳項王為人意思信讒誠能捐金行間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乃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

出入平多縱反間言昧等功多不得裂地欲與漢滅楚而分其地羽果疑昧等及楚圍滎陽急漢王請和羽使至漢陳平為太牢具舉進而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也乃持去而更以惡草具進使歸以報羽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羽不聽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集覽

骨鯁之臣注見晉武帝咸

寧四年亞父如淳曰亞次也羽尊之次於父猶齊威公稱管仲曰仲父鍾離昧鍾離覆姓昧名也字從目從未莫曷反為太牢具舉進凡用牲繫養曰牢詩傳云牛曰太牢羊曰少牢舉進謂舉鼎俎來也記少儀曰其禮太牢則以牛左肩臂臠拆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

七箇植豕則以豕左肩五箇注拆斷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又注見唐太宗貞觀十九年少牢更以惡草具進漢書音義曰草粗也索隱曰戰國策云食馮諼以草具如淳曰稿草粗惡之具饌

書法

蠻夷書死盜賊書死增楚臣也則曷為以死書項氏弑君賊也而增為之謀主是亦賊焉耳然則其書亞父何書亞父見其為賊所尊也終綱目卒書死者六楚范增莽母妻王舜楊雄皆賊之也胡僧不空夷之也唐代宗大曆九年

發明

綱目於人臣例書卒雖列國亦然惟夷狄盜賊則書死范增楚之謀主既

非須先知是

書亞父乃以死書之何哉項籍負弑逆之罪增始與之同列乃從而北面事之况義帝之立出於增之本謀籍弑其所立增力能誅則誅之不能誅則死之又否則去之可也既不能然乃甘心臣事弑君之賊助桀為虐是亦弑逆之人爾故綱目於其死而貶之所以正天討示王法使為人臣者當知去就之義為萬世之戒也嗚呼其旨嚴矣

五月漢王走入關彭越擊楚楚還兵擊之漢王復軍成臯

兵

楚圍滎陽益急漢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
誰楚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楚
皆之城東觀王乃令周苛守滎陽而與數十
騎出西門去羽燒殺信王入關收兵欲復東
轅生曰願君王出武關羽必南走王深壁勿
戰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
安輯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滎陽則楚備多
而力分復與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羽果南
王不與戰會彭越破楚軍殺薛
公羽東擊越漢王復軍成臯

兵

一出成臯
即自修武
奪河奪兵

六月楚破彭越還拔滎陽及成臯漢王走渡河
奪韓信軍遣信擊齊

符易置善
將將二

此着最高

項羽既破彭越還拔滎陽烹周苛遂圍成臯
漢王逃去北渡河宿小修武晨自稱漢使馳
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卧内奪其印符以
麾召諸將易置之令耳守趙信收趙兵未發
者擊齊楚遂拔成臯欲西王欲捐成臯以東
而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王者以民為天而
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聞其下
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
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
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
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
知所歸矣王乃復謀取敖倉楊氏曰韓信之
軍禁防疏闊如此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信可
得而虜矣豈古所謂有制之兵信亦有所未

餉

此所謂善
將將也

速與 **集覽** 漢王逃去索隱曰逃徒凋反輕身而忽出也史記漢高本紀作漢王跳徐

廣曰跳音逃如淳曰走也晉灼按劉澤傳跳驅至長安注跳徒調反通俗文云超通為跳

也 **小修武** 晉灼曰在大修武東地理志河內修武縣正義曰修武本殷之寧邑按韓詩外

傳武王伐紂到于邢丘勒兵于寧遂更名寧曰修武括地志云今懷州獲嘉古修武也鞏

縣名屬河南周考王封威公子惠公之少子於鞏號為東周惠公即此 **洛注** 見周顯王三

年 **蜚狐** 之已蜚古文飛字如淳曰蜚狐在代郡西南正義曰蜚狐縣有蜚狐谷地道記云

上黨郡恒山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岌號蜚狐口輿地要覽曰蜚狐道在今蔚州蜚狐

縣北入媯州懷戎縣即古蜚狐口也又注見五代晉高祖天福元年 **白馬** 之津索隱曰即

黎陽津也南界魏郡白馬縣括地志云白馬故城在滑州衛南鎮西南二十四里戴延之

西征記白馬城在衛故曹邑也今濟州即漢黎陽縣州東一里五步有黎陽津亦名白馬

津 **質實** 一統志云 **小修武** 漢之縣名屬河內郡東魏省之故城在懷慶府修武縣

東四里漢高帝得韓信軍 **小修武** 即此又詳見周赧王四十一年 **鞏** 周鞏伯之邑名西周

惠公封少子班於鞏是為東周漢始置鞏縣屬河南郡治故鞏城魏晉因之後魏屬成臯

郡北齊屬洛州隋徙治洛口唐宋金元皆仍舊本朝因之屬河南府 **蜚狐** 自古之地名

漢置廣昌縣屬代郡東漢屬中山國晉屬代郡後周治五龍城隋仁壽初改曰飛狐縣屬易州唐初僑治易州之遂城遙屬蔚州貞觀中復故地宋陞為飛狐軍遼復為飛狐縣金元仍舊本朝復改廣昌縣屬大同府百馬津在大名府濬縣西二里黎陽故城之東又名黎陽津漢酈食其所謂守白馬之津即此處也

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

書法 書孛始此終綱目書孛五十三是年漢文帝後七年景帝二年中二年中三年武帝建元三年四年元狩三年四年元封元年再書後元二年昭帝始元

三年宣帝地節元年神爵元年黃龍元年元帝初元五年成帝建始元年元延元年哀帝建平二年三年新莽壬午年漢光武建武十五年三十年明帝永平二年十八年章帝建初元年二年安帝永初三年順帝永和六年桓帝建和三年延熹四年靈帝光和元年三年五年中平五年獻帝初平四年建安五年九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七年二十三年後主建興十四年再書巳丑年丁酉年晉惠帝永興二年成帝咸康六年哀帝興寧元年安帝隆安四年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孛紫宮六漢宣帝黃龍元年是年大喪光武建武三十年間二歲大喪章帝建初二年間一歲太后喪靈帝中

十五年明年大喪已丑年丁酉年李太微
四漢明帝永平十八年踰月大喪靈帝光
和五年間一歲黃巾起晉成帝咸康六年
明年后喪唐太宗貞觀十五年間一歲太
子以反廢惟于紫于太微非
分裂之代無不有大應者

○八月漢王軍小修武遣人燒楚積聚

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引兵臨河南鄉欲復
與楚戰鄭忠說止王乃使劉賈盧縮渡白馬
津入楚地佐彭越燒
楚積聚以破其業

書法 特筆也事有關於成敗之故者雖小
事綱目必書之漢初書燒楚積聚中

興書襲取莽輜重壬午年曹操書
破紹輜重興平五年皆特筆也

彭越下梁十七城楚復擊取之

彭越下梁地十七城項羽聞之使曹咎守成
臯戒曰卽漢欲戰慎勿與戰而自引兵東擊
越所下城圍外黃數日乃降羽欲盡阬之外
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
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今又阬之百姓安
所歸心哉且如此則從此以東十餘城皆莫
可下矣羽從
集覽 外黃令舍人兒外黃縣名
之梁復爲楚其縣令之舍人兒也文穎
曰舍人主廡內小吏官名顏師古曰舍人本
親近左右之通稱後遂以爲私屬官號瓚曰

稱兒者以其幼弱故系其父春秋傳曰仍叔之子是也括地志云故周城卽外黃地在汴州雍丘東正義曰故黃城在睢州考城東二十四里以縣有黃溝因名焉強劫強其兩反劫持也威

質實 一統志云外黃漢之縣名屬陳留郡晉廢之故城在開封府杞縣東北左傳魯惠公敗宋師于外黃卽此

漢王遣酈食其說齊下之

酈食其說漢王曰今燕趙已定惟齊未下諸田宗彊近楚多詐雖遣數萬之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東藩王曰善酈生乃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

國勢

王曰不知也請問之生曰歸漢王曰何也生曰漢王先入咸陽收天下兵以責義帝之處立諸侯之後與天下同其利天下賢才樂爲之用項王有倍約之名有殺義帝之負記人之罪忘人之功賢才怨之莫爲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今又已據敖倉塞成臯守白馬距蜚狐天下後服者先亡矣齊王納之遂與漢平而罷守備日與生縱酒爲樂韓信欲東兵聞之而止蒯徹說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之寧有詔止將軍乎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城耳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

集覽 責義帝之處項羽弑義帝於江

中不知處所故漢王責之蒯徹姓名也後避武帝諱史改徹曰通伏軾食其本傳伏作馮注馮讀曰憑據也伏亦憑也軾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必式三寸舌索隱曰春秋緯云舌在口長三寸象斗玉衡

戊西楚四年冬十月漢韓信襲破齊齊王烹酈

食其走高密高密戰國齊地北海郡高密縣在臨淄之東今密州是屬

益都一統志云高密古邑名春秋齊封晏嬰於此漢初置高密縣取境內密水

為名文帝時為膠西國宣帝改為高密國東漢國除以縣屬北海郡晉屬城陽郡宋屬高密郡

隋唐皆屬密州元屬膠州本朝因之改屬萊州府 ○漢王復取成臯與

楚皆軍廣武

漢數挑楚戰曹咎不出使人辱之咎怒渡兵汜水半渡漢擊破之咎自剄漢王乃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羽聞之亦還軍廣武相守楚食少乃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為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祇益禍耳羽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父子為也王笑

餉

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因數之曰羽負約王我於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不報而擅劫諸侯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王諸將善地而徒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地罪八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漢王傷胷王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因病創卧張良強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王從之疾甚因馳入成臯

集覽

挑戰李奇曰挑身獨戰不復須衆也瓚曰挑徒了反擣燒敵以求戰如古之致

師鄭玄曰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也古者將戰必先使勇力之士犯敵汜水正義曰汜水劍反括地志云漢高卽位壇在曹州濟陰界張晏曰汜水在濟陰取其汜愛弘大而濶下索隱曰汜音似張晏謂在濟陰蓋在濟水之陰非彼濟陰郡也瓚曰今成臯城東汜水是也汜水源出洛州汜水縣東南三十二里方山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縣西二十里築兩城相對爲廣武在敖倉西三皇山上戴延之西征記三皇山有二城東曰東廣武西曰西廣武各在一山頭相去百步汴水從廣澗中東南流今澗高俎俎機之類李奇曰軍中巢櫓方面人謂之俎姚察按左氏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預謂車上櫓也故李氏云軍中巢

櫓又引時人亦謂此為俎也括地志云東廣武城有高壇即項羽坐太公俎上者今名項羽堆亦名太公亭顏師古曰俎所以薦肉示欲烹之故置俎之上若翁若猶言爾汝而也後皆倣此句句音凶又上聲誼擾之義捫足捫音門摸也傷胸而捫足故以安衆心也病創創讀曰瘡傷也

質實

一統志云汜水源出開封府汜水縣西方山東南流入黃

河廣武城名在開封府河陽縣北一十里廣武三皇二山之上蓋二山相連其上有東西廣武二城即楚漢相拒處也

楚救齊十一月漢韓信擊破之殺其將龍且虜

興

齊王廣田橫自立為齊王戰敗走信遂定齊地

以望取人必失之淮陰故潛龍難矣

兵

楚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或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且曰吾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袴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齊半可得也進與漢軍夾濰水而陳信夜令人囊沙壅水上流旦渡擊且佯敗還走且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追之信使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信急擊殺且追至城陽虜齊王廣田橫遂自立為

齊王灌嬰擊走之。盡定齊地。

集覽

龍且韋昭曰且子閭反。瀰水瀰音維地理志瀰

水出琅邪箕屋山東北經臺昌入海括地志云密州莒縣山瀰水所出

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大半城陽地理志濟陰郡南有泰山城陽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本

漢郟陽故城古郟伯國在濮州東南九十里索隱曰郟亦作成周武王封弟季載於成其

後代遷城之

質實

一統志云瀰水源出青州府莒州西北九十里箕屋

山之東北達密州城陽古莒子國之地名春秋戰國俱屬齊漢滅秦置城陽國於此東漢

因之三國魏改為城陽郡唐省之故城在青州府莒州境內漢文帝封朱虛侯章即此

發明

秦為無道天下共起而亡之至羽背約王沛公於巴蜀故漢王之東綱目

以還定三秦書之用見三秦固沛公所宜有也其後籍負弒逆之誅於是漢之舉兵

一則曰討籍二則曰伐楚又以見師出為有名矣若夫諸侯各受分地與漢並立初

非有可指之罪漢志於一天下以彊食弱是以韓信之出於趙魏則書擊於燕則書

下於齊則書襲至楚遣龍且則書救春秋凡救未有不善者善則攻者非矣力鑿彊

戰信之所以立功者如此他時不得其死良有以也君子觀綱目所書之意斷可識

矣漢與秦項果可以大相遠乎

漢立張耳為趙王。○漢王還櫟陽，留四日，復如

廣武。

書法

特筆也。漢王可謂不敢自暇矣。雖禹之辛壬癸甲，何以過之。光武之篇書

穎川盜起，帝還宮六日，討平之，皆特筆也。二祖創業之初，其勤如此，後世猶有書幸

馮石府，留飲十日者矣。晉安帝建光元年

○春二月，漢立韓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

韓信使人言於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

亦有監于彭城

南立為王即與兵善將三

兵

立王徵兵一刻遲不得

於此，旦暮望若來，乃自立。邪張良、陳平躡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何以假為？二月遣良操印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項羽聞龍且死，大懼，使武涉說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信謝之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徹知天下權在信，乃說之曰：天下初發難也，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之人肝膽塗地，暴骸中野，不可勝數，楚人

通鑑綱目

卷之二十二 西楚霸王漢王四年

正編

正編

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迫西山而不得進者三年矣、漢王距鞏洛、阻山河、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足下據彊齊、從燕趙、因民之欲、西向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蓋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以鄉利而倍義乎、徹曰、始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之交、及爭張廩陳澤之事、耳遂殺餘、泚水之南、頭足異處、今足下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廩陳澤者、故臣竊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野獸已盡、而獵狗烹、願足下深

信亦不敢

慮之、且勇畧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欲持是安歸乎、信謝曰、先生休矣、吾方念之、數日徹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故智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乎、不再來、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徹、徹因去、佯狂為巫、**集覽** 執戟張晏曰、卽中宿衛執戟之人也、衣衣下衣於既反、**食食**下食讀曰飼、從燕趙從子容反、言可與燕趙約為從親、**風走**走音奏、言疾趨如風也、**刎頸**之交、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

爭張廌陳澤之事事在秦二世三年相與如
淳曰言二人相與交善也必漢王必謂必信
之也其意謂漢王不可必聽者事
之候顏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
按從如字使燕
趙服從已也

秋七月漢立黥布為淮南王

考異

按秦二世二年書呂臣走

得英布軍漢王元年書英布為九江
王蓋布本姓英此書黥布刊本誤也

考證

黥當作英

○謹按汪氏曰英布誤作黥布布姓英氏秦時
坐法黥故史傳書為黥布如呂臣走得英布軍
英布為九江王既皆以姓名書豈於漢
封立之際揭其為刑人當作英布為是
○八月

漢初為筭賦。

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
人百二十為一筭治庫兵車馬

書法

書初何志始也筭賦以治庫兵車馬
則軍興之制也自是遂為常法故謹

書之是故漢高帝筭賦則書初武帝權酷
則書初天漢三年桓帝田畝稅錢則書初

延熹八年晉孝武增稅米則書初太元八
年唐定租庸調則書初武德七年德宗兩

東東稅則書始建中元年間架陌錢則書初建
興高平四年稅茶則書初貞元九年皆重其始

取民也

北貉燕人致梟騎助漢

集覽

北貉貉北方豸種索隱曰貉即歲也

與高麗同種在辰韓之北朝鮮之東東窮大海梟騎最勇健曰梟

書法

致助何順辭也夷蠻借兵之辭五曰致助曰請助曰入援順辭也曰發兵

尊辭也曰遣使以某兵至敵辭也曰乞兵卑辭也曰求救急辭也莫善於漢之致助

唐之請助者矣蠻夷借兵始此終綱目書蠻夷借兵八是年隋大業十三年天寶十

八年五年再書寶應九年興元元年五代唐丙申年晉辛亥年北漢

漢王令軍士死者吏為棺斂送其家

進

書法 書嘉恤死也戰國之世殺人多者至二十四萬未有書恤死之政者書恤死始此漢之興宜哉終綱目書恤死之政五、是年唐太宗貞觀二十五年再書十九

年五代漢 庚戌年

漢以周昌為御史大夫 ○楚與漢約中分天下

下九月歸太公呂后於漢解而東歸

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大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歸太公呂后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

大半楚兵饑疲。今釋弗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則其不義甚矣。

集覽

鴻溝，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

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卽今官渡水也。應劭曰：在滎陽東南二十里。張華云：大梁城在浚儀縣北，縣西北渠，水東經此城，南又北，屈分為二渠，其一渠東南流，始皇鑿引河水以灌大梁，謂之鴻溝。今之汴河是。漢楚會此處，其一渠東經陽武縣南為官渡水。按張華此說是。質實：一統志云：鴻溝在開封府河陰縣之東，卽楚漢分界處。北接廣武山，與滎澤相連。

書法

書楚與漢約，何不以背約累漢王也？故太公實請而以楚歸為文討賊天

下之大義也。背約不足以累之。

發明

當是時，漢疆楚弱，政自不必約和。然太公在楚，未有取之之計也。上書中

分天下，繼書歸太公於漢，則漢之此舉為請太公明矣。然綱目書楚與漢約而不書漢與楚約，則見欲和者出於楚之本心，而漢王不急於救父，其惡益自不言可知。况漢既得太公，乃始背惠食言，進兵攻楚，故此明書解而東歸，而下書漢王追項籍至固陵，則漢王違信背約之失，又可知矣。

成大事者，不在此論。卽韓信、破齊亦未可少也。

<p>周文王受命而王天下 始於此</p>	<p>武王受命而王天下 始於此</p>	<p>成王受命而王天下 始於此</p>	<p>宣王受命而王天下 始於此</p>	<p>幽王受命而王天下 始於此</p>	<p>平王受命而王天下 始於此</p>	<p>昭王受命而王天下 始於此</p>
-------------------------------	------------------------------	------------------------------	------------------------------	------------------------------	------------------------------	------------------------------

[Blank page with faint grid lines]

